

南大历史只有一部

◎ 岳衡 编



南大历史只有一部

岳衡
编

目 录

序 王枝木 1

第一辑 南大精神

南大历史只有一部。

(原稿人：陈业开、江学文、傅文义和朱永安).....	3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国内新闻.....	5
我看《一页》声明	7
南大精神的正气	10
天地有正气	12
应该为南大平反 - 《南大精神》读后感	16
南大复名大业	23
专家写南大史?	25
南大历史不容篡改	28
搬弄历史	30
南大历史三段说	32
南大25年历史的文献特选	34
附和50年新史的人士	39
南大50周年冥诞	41
“添史25年，顺风50年”的直通车	43

第二辑 保名留史

此“南大”，非彼南大.....	贾南大.....	45
南大和理大的距离.....	朱永安.....	48
步步进逼的“南大正名”.....	天问.....	50
“南洋大学”改名南洋理工学院.....	丁一名.....	52
“前南大生”与“南洋大学”.....	正理.....	54
“复名”的交易.....	正理.....	56
请签名阻止理大改名.....	朱永安.....	59
从合并看“复名”南大.....	林泰.....	61
复办南洋大学.....	鸟哥.....	63
复办南洋大学的美梦.....	敢梦.....	65
南洋大学保名留史.....	解析.....	68
附录：南大复名汇报会.....		70
待尘埃已定之时.....	傅文义.....	73
保护南大的至尊名望.....	朱永安.....	75
复名不复名？.....	谭旭.....	79
《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今日观.....	谭旭.....	81
附录：《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摘要.....		84
对有关“复名”的计划发表声明.....	陈国相、詹文义.....	87
复名的真假理由.....	朱永安.....	93
复名名不保.....	朱永安.....	97
南洋理工大学“复名”倡议.....	正理.....	100
复名的基本内涵.....	朱永安.....	103
理大复名南大的来龙去脉.....	朱永安.....	105

第三辑 短评伟论

不明不白的“南洋大学”	冤 伍	117
“南洋大学”代表的标志	朱永安	119
南洋大学的梦	新 耕	122
南大，你在那里？	思 南	124
自添的25年历史	朱永安	126
徐冠林演讲词读后感	朱永安	129
访谈录读后感	旁观者	132
徐冠林的办学理念	林 泰	138
新的长征之路	傅建铭	141

第四辑 联欢叙旧

联欢会意义何在？	仲 连	143
《联欢会面面观》之一	贵为何	146
《联欢会面面观》之二	贵为何	148
《联欢会面面观》之三	贵为何	150
《联欢会面面观》之四	贵为何	152
《联欢会面面观》之五	贵为何	155
《联欢会面面观》之六	贵为何	157
《联欢会面面观》之七	贵为何	160
《联欢会面面观》之八	贵为何	162
《联欢会面面观》之九	贵为何	165
联欢会与叙旧会	贵为何	168
联欢会的“庆典”	半 言	170
编后语	岳 衡	174

序

王枝木（霹雳文艺研究会会长）

七十多位南大学长在一篇题为《南大历史只有一部》的联合声明中，词严义正为南大史期科学地定位：南洋大学从创办到被关闭，走过的历史从1955年到1980年终止。

1981年在云南园建立的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将之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与1953年先贤陈六使登高一呼创设并得到东南亚华人响应，而在1955年成立的南洋大学，实为两所性质不同的大学，任何人无视历史事实，一厢情愿地妄想让南洋理工大学“传承”南大史脉，实欠厚道，并有越俎代庖之嫌。

南洋大学今天虽已不存在；但在创立南大之前之后所展现的“南大精神”——自尊，自立，自信，自强——是我们南大人引以为荣的伟大精神，它也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价值非凡的文化资产。

由于深具忧患意识的南大生，秉持刚柔并济的奋进精神，多能不亢不卑地与人相处，敬业乐业，在企业创建，科学研究，授业解惑，文艺创作方面，更不乏刻苦耐劳，创意盎然的南大生，他们的努力成果，为世界文明作出不朽的贡献。

在这急速现代化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华文化正向上向善地跨越国界种族，宗教藩篱，在这唯一人类地球村发光发热，影响深远。“与人为善，与邻为伴，以和为贵”之呼声响彻云霄，“南大精神”无疑是一股可在传统基础上现代化人类思维的巨大推动力，南大精神永不灭亡，其理至明。

最后，谨以一首“班顿汉诗”，聊慰思念南大之情怀，并与南大校友及关心南大的读者共勉：

“南大长红豆
时时发新枝
此物引人逗
处处富仁思”

(14-4-2005)



第一辑

南大精神

“南大精神”是
“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

南大历史只有一部

(原稿人：陈业升、江学文、傅文义和朱永安)

从历史角度来看，1953年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一间华文大学，得到东南亚华人的热烈支持，在1955年正式成立南洋大学，到了1980年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后，南洋大学名已亡，实已亡。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编历史的定位是：南洋大学从创办到被关闭，走过的历史道路，从1953年开始，到1980年终止。

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学的故校园云南园建立南洋理工学院。1991年将之升格成为南洋理工大学，2001年，南洋理工大学庆祝大学成立20周年，这间大学的历史是从1981年开始。

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停止存在之后，过了一年，南洋理工大学前身南洋理工学院才成立，两间大学的历史没有任何阶段的重叠，也没有拉上任何关系。云南园改朝换代，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2003年1月8日，南洋理工大学校长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认为在2005年恢复正名南洋大学，是很自然而且可能的事，我们是南洋大学的校友和支持者，深切希望南洋理工大学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用南洋大学的名字，把自己的历史加入南洋大学的历史之中，两段历史又是互不相关，混在一起就不能突出两间大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建立起来的传统和声誉。

更重要的是，南洋大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给东南亚华人留下一部真正伟大的南洋大学历史，这部历史，充满真情，也充满辛酸，它纪载了海外华人维护母语教育权利的那种万众一心、不畏强暴、排除万难的精神，记载了光辉灿烂的结束，是人类教育史的一部珍贵的遗产。南洋理工大学是有知名度的大学，有责任协助保护这部珍贵的遗产，不要“复名”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已故23年，它真正的历史有如刻在岩石上的事实，流传万古千秋，不再容许任何人，包括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任意修改。“复名”南洋大学，没有必要，也不合乎常理。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只有一部，真正的南洋大学只有一间，从1953年开始，到1980年终止。

支持者署名：

王淑英，邓苏，邓德胜，刘恭芬，刘金源，叶卫南，叶天颂，庄正正，朱永安，江学文，许万忠，许启针，吴多好，吴怡华，李业霖，李信明，李国志，李禄汉，沈文卿，陈业开，陈国强，陈国相，陈学光，陈炳光，陈继唐，周汉聪，周铭，林忠强，林源庆，郑振勇，郑长才，施义开，洪少良，秦永宁，崔耀成，黄吉生，傅文义，杨安福，蔡鸿禧，蓝张凌风，谢守成，萧虹，苏育华，蔡志平，李万千，朱永吉，连和胜，苏岳良，朱隆华，谢荣珍，郑代侃，雷贤秀，王枝木，李荣德，黎德程，戴玖，苏和能，余庐山，邱国英，严文灿，沈美华，李行熙，李文卿，陈亚栋，姚玉美，黄雄玉，马丽英，杨耘生，余碧华，赖昌远，胡德坤，陈期炎。

附录：

一批校友撰文指出复名南洋大学不合理

（吉隆坡10日讯）马来西亚一批南大校友指出，“复名”南洋大学是没有必要的，也不合乎常理。

他们表示，南洋大学“已故”23年，它真正的历史有如刻在岩石上的事实，流传万古千秋，不再容许任何人，包括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任意修改。

他们强调，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只有一部，真正的南洋大学只有一间，从1953年开始至1980年终止。

南大已完成历史任务

他们指出，更重要的是，南洋大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给东南亚华人留下一部真正伟大的南洋大学历史。

“这部历史，充满真情，也充满辛酸，它记载了海外华人维护母语教育权利的那种万众一心，不畏强暴、排除万难的精神，也记载了光辉灿烂的结束，是人类教育史的一部珍贵的遗产。”

他们表示，南洋理工大学是有知名度的大学，有责任协助保护这部珍贵的遗产，不要“复名”南洋大学。

在南洋理工大学有意在今年庆祝50“大寿”同时宣布南大复名之际，这批来自商界和文化界的南大校友，

撰写了一篇《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只有一部》，以反映他们的心声。

《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只有一部》原稿人是陈业开、江学文、傅文义和朱永安，由大马工商文化界一群校友联合签署以表支持。

他们质问，南洋理工于1981年成立，至今只不过是25年历史而已，岂能名正言顺地自称50“大寿”？

“显然地，它是把历程25年的南大历史擅自添加上去。南大从1955年创立，至1980年消逝，刚好也是25年的寿命。”

“我们是南洋大学的校友和支持者，深切希望南洋理工大学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要用南洋大学的名字，把自己的历史加入南洋大学的历史之中，两段历史又是互不相关，混在一起就不能突出两间大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建立起来的传统和声誉。”

(转载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11-3-2005)

我看《一页》声明

保南

朱永安主持的《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只有一部》（下称《一页》声明），简明阐述了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创办由来，指明“两间大学的历史没有任何阶段的重叠，也没有拉上任何关系”。

南洋大学有着可歌可泣的历史，当今新加坡有着不同社会环境的现实。南洋大学的事务，应当“回顾过去，展望将来”。直目“向前看”，固然能保证富贵荣华、平步青云，却不能平息南大人多年来的怨气，也见不到中华语文文化教育的远景，更谈不上“万众一心、不畏强暴、排除万难的精神”。

南大校友念念不忘复校，到底为的是什么？建立一间大学吗？——比南洋大学更先进的大学多着，何必执着一间过时的大学？保留“南洋大学”的名称吧？——当初创办马华大学，并未内定南洋大学这个名称。1953年2月20日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后，才定名“南洋大学”。因此，名字并不是大学的先决条件。如果能够开办另一间“马华大学”，何必计较虚名？

南大人多年来间歇地呼吁复校，归根到底，是要为陈六使怀报不平，也是要为南洋大学怀报不平，更是要

为华文教育怀报不平。说得严正一点，南大人一要为陈六使平反，二要为南洋大学平反，三要为华文教育平反。只有达到这种境界，南洋大学的冤气才能临空化散，彻底解脱。

以目前的现实来看，没有必要意气用事。如果有关方面能够公正对待南洋大学的事务，不加歪曲事实，南大人应该可以沉着：让史家去还清陈六使的面目，让社会环境去决定南洋大学的重生。往后，华文教育还是会生根发芽。在没有南洋大学的根本面貌的时候，改名“南洋大学”，没有必要。在不得人心的时候，硬要代表过去的南洋大学，也不合乎常理。

“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只有一部”的说法，可能不是很精确。南洋大学的历史结论，后人可以多作研究。眼前的事实是：从1980年到现在，南洋大学还没有重新建立起来；理工大学不是南洋大学，也不能代表过去的南洋大学。因此，《一页》声明有个很简单的要求：理工大学“不要用南洋大学的名字”。

支持《一页》声明，并不是认为南洋大学已经在1980年永远终结了。相反的，理工大学在2005年要取代南洋大学，认定理工大学是“南洋大学”，真正的南洋大学从此要被埋没。如果理工大学在2005年夺得“南洋大学”后，“南洋大学”就会变成现在的“新加坡办校的人”的大学。往后恐怕连在新加坡以外的世界各地举行南大校友联欢叙旧会也不成了。

支持《一页》声明，是要表示：

南洋大学是南大人兴办的；

南洋大学不是现在的“新加坡办校的人”兴办的；

南洋理工大学不能代表1980年以前的南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的校长从来就不是1980年以前南洋大学的校长；

当今“新加坡办校的人”不能对1980年以前的南洋大学学生发号施令。

理工大学改名的风浪，从来就不把东南亚华人的“维护母语教育权利”摆在第一位。改名“南洋大学”，除了狂妄自尊外，只有分裂南大校友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新加坡办校的人”开办南洋理工学院，本来就是要排除南洋大学的因素，现在想要夺取“南洋大学”的名称，醉翁之意何在？

(12-7-2003)

南大精神的正气

学南

出于盲目酷爱，一切美好可取的行为准则，都可网罗成南大精神。自从编造八股精神以后，南大精神更得增添千百条，方便配合各人的需求。近来的新注，“南大精神是一种盛大刚直的正气与节操”，可算是颠峰绝顶了。

根据这种注解，“培育修养这种正气能让一个生命立于不败之地”。以“立于不败”的观点来看，南洋大学被关闭，不是邪气压制正气，就是末年的南洋大学，已经失掉了正气。

一切正义事业，都蕴含着一股正气。当年陈六使等先辈创立南大，浩然正气，鲜明可见。南洋大学建校年代，“天地有正气”，“沛乎塞苍冥”。

南洋大学关闭时，有无“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报上没见到特别记载。倒是失去32年人身自由的南大生，十足体现了“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气节。

多年来，一些南大人饱受政治压制，残存老命，步上沉默养生、不理政事的路程。面对生涯困境，有志者“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时下提倡正气的南大精神，要为“复名”催生，真

纯的气质有多少？

倡议南洋理工大学改名的同时，如果要去寻根，要发展母语教育，要发扬中华文化教育，自然得有正气。把改名当作是南洋大学“复名”，要取代南洋大学的历史，“岂有他谬巧”？

大家都明白，眼前的现实，不可能恢复兼用华英教学的南洋大学。急切要把英语为主的南洋理工大学叫成“南洋大学”，还要用“复名”来销毁南洋大学的声誉和历史，真是邪气嚣张。2005年一到，“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跟从者歪理取宠，奸诈谋利；不敢苟同者，只有逃避现实，尽力摆脱纠缠。“阴房冥鬼火”，不能振兴民风，难于唤起士气。

南大精神，“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正气”的南大精神，能不能“清操厉冰雪”，会不会让“鬼神泣壮烈”？

(12-10-2003)

天地有正气

陈国相

拜读三位南大校友，郑奋兴、陈毅雄，傅文成的文章《南大：留取丹心照汗青》（电子《早报》2004-06-16言论版），心情很舒畅，现在该是给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平反的时候了。

多伦多大学在今年春天的毕业典礼上，给对该市经济有重大贡献的米维斯（Mirvish）一家颁发了三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赞赏和感谢。陈六使先生是一位领导南洋全体华人社会来维护华文教育的斗士，全体华人社会视陈先生为模范。一所南洋的大学要是给他追颁一个名誉博士荣衔，不但不会减低该大学的声誉，更能带动全体华人社会来支持该校，为发扬中华语言文化而共同努力。

然而读完三位的大文之后，却觉得有非常不妥的地方。首先是为南大平反的问题。理大是一所特殊的大大学，一方面，在南大被关闭后，理大没有得到南大业主的同意，便占据了云南园，而且擅自拆毁了好多座由社会人士献捐建造的校舍，把云南园改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又以坐落于云南园为理由，宣称要“复名”为“南洋大学”。即使由占据云南园的大学主动追颁陈六使先生一个名誉博士荣衔，我们南大人也要极力反对，

更何况由校友来请求理大这么做！由理大给陈六使先生追颁名誉博士荣衔，这不仅污辱了陈六使先生的人格，也侮辱了视陈先生为模范的整个华人社会。

这二十多年来，南大人梦寐以求的是：母校重现于云南园、所有为了母校的生存和维护与发扬本族的语言与文化而付出极大代价的同学与社会贤达得到平反、让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再度弥漫在云南园的山岗上。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理大就不断地表示要“复名”。我对徐冠林博士为了“名实相符”而提出来的计划，也一度跟三位同学一样地感到兴奋。但经过一番了解，尽管徐冠林博士在“名实相符”的问题上说得很诚恳，却没真正地“符”到南大的“实”上去。

南大的“实”就是南大的本质。理大要“名实相符”，就得“符”到南大的这个“实”上去。南大的本质是什么呢？南大的本质在于所肩负的神圣任务，即在南洋地区维护和发扬中华语言文化。在校园内显现这神圣任务的是一股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这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反映在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言和生活语言上面。这样的气息需要许多因素融会才得以形成。其中包括：一系列学生必修和选修的中华语言文化、史地、经济、社会课程，以及多姿多彩的以中华文化为内容的课外活动。此外，学校还须与南洋华人社区在学术、文化、经济、社会各方面保持紧密的联系。

南大自创校之后，就不断演化。倘若能自主发展，必定会继续演化。南大是为全体社会而办的，必然要时时刻刻适应社会的不断改变。在政府介入之后，南大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变动。但是在贯穿四分之一世纪的历

史中，南大始终显现那一股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正因为这是南大的本质，在执行《王赓武报告书》的过程当中，无论怎么“英国化”，“英语化”，“新大化”，也没法将这股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扑灭。这股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就好像云南园山坡上的含羞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有将南大关闭，这股气息才会被冲走，体既灭，魂也散。理大欲“复名”为“南大”，不能只要其体而弃其魂，否则魂不附体，“名不符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到目前为止，理大“复名”的计划，主要是重新安排原有的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教研单位，以设立一个中国语言文学系，但不准备采用华语为教学媒介语，也不鼓励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用华语。这样的安排，还不足以使那一股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在云南园重现。西方的大学也开办汉语班、中文系或中国研究中心，但是因为它们是校内唯一举办中华文化活动的单位，到头来只像一个在“洋鬼子”的世界中，带有异国情调的孤岛。要在纯粹受英文支配的环境里散发出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需要时间和毅力，更需要对中华文化毫无质疑的认同和全面的推动，还需要社会重新打造一个尊重和维护华文教育的环境，这在在都得依靠社会整体的积极参与，不是一个人单独想做就成的。所以真实的“复名”恐怕不可能在二零零五年之前完成。

回复南大之“实”，是“复名”的关键。不管是从理大的功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还是着眼于维护和发展中华语言与文化，我们都需要再建立起维护和发扬中华语言与文化的基地。这一来是由于新加坡想搭上中国经

济起飞的快车，在经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和中国进行紧密交流与合作，二来是由于在当前全球化猛烈冲击地方文化的情势下，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南洋华文教育，随时可能遭到更致命的摧残，致使华人失去自己的根。

南洋华人在与中国频繁往返时，必定会感觉到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往往和中国人有明显的差异。语言和文化的习惯随生活环境而异，因居住的地区不同而日趋凸显。只有不断认识、肯定、发扬这种自然产生的差异，我们才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土生土长的中华语言与文化。这样，我们才不会在传统的中华语言与文化面前感到自卑。也许有一天，青出于蓝，展现出一支新的中华语言文化来。正如现代的加拿大英裔的语言和文化，不同于英国的语言和文化一样。如此庞大而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只有名实相符的南大才能承担得起。

新加坡目前已有了三所大学，让在云南园的那所重新展现一股浓烈的中华文化气息，完全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利益。理大开办中国语文学系，可当作在校内恢复南洋大学的本质与特点的第一步。可是，这离目的地尚远。还是等到大功告成时，才宣布理大正式“复名”吧。让我们携手尽快促成这个转变，以便早日一起庆祝南大的重生。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仅为陈六使先生平反，立碑记载各阶层人士对前期南大二十五年的重大贡献，也特别奖励那些促使后期南大重生的功臣。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11-7-2004)

应该为南大平反－《南大精神》读后

李万千

(一) 引言

这一两年来，几个熟悉的南大校友曾鼓励我写一点有关“新南大与旧南大接轨”的问题，我一直没有动笔，大概是觉得“不知而言，不智”吧！前几天逛书店，无意间发现到陈嘉庚国际学会学术小组编辑的《南大精神》这本小册子，收录了2003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对有关问题展开讨论的一组文章。买回家读后，有所感慨，就写了这篇读后感，表达个人对母校的一点关怀，也希望不负友人的鼓励。

(二) 南大已经死了

正如新加坡多元艺术家也是南大校友，陈瑞献所说的，“南大是我的母亲，她已经死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更甚的是，她是被摧残而死的，是在所谓“一凿一槌一泪痕！”（某中文系教授诗句）的情况下，最终在1980年被新大所并吞（美其名曰合并），而一命呜呼的。此后，鹊巢鸠占，成为南洋理工学院的校园。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升格为大学时，曾有简称“理大”或“南

大”之争，最后以简称“理大”定案。至此，南大成为历史的名辞，似成定局。

事实上，南大校园自被接管后，就遭遇到改造封门，砍尽校园中的相思树，拆除最具代表性的大礼堂等“灭迹行动”的厄运（郑奋兴、傅文成）。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和文物价值的南大牌坊，据说由于没有承包商愿意承接铲平的工作而侥幸得以保存。

南大被摧残、关闭以至灭迹是活生生的事实，是任谁也无法加以抹杀的。必须强调指出，不论有人如何污蔑南大为“中华沙文主义”或南大生“操单语，无出路”（例如黄树人），或认为“以英文为主的教育制度，是以吸取外资为重点这个策略的必要前提”（例如徐冠林），或当年官方以什么“养不起两所大学”作为借口，都无法改变有关当局当年摧残和关闭南大，企图让她在人民的记忆中永远消失的事实！

个人认为，强调这点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为威权所摄服，顾左右而言他。摧残和关闭南大，彻底暴露了英文至上的崇洋派，从根本上歧视母语教育和民族教育。这也是李元瑾副教授所感叹的“历史的反讽”之所以会出现的主要原因。李副教授说，新马于是产生这么一种现象：以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在国家所谓平等政策下走向式微，而华人人口约百分之三十的马来西亚华人，却在不平等的政策下，建构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从此，新加坡既失去了中华文化的哺育，也没有西方文化的根基，而沦为功利主义卦帅的“伪西方社会”。

(三) 2005年：“新南大”的起点？

为南大“复名”最积极的推动者，应是在2003年出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的徐冠林教授。他准备在2005年，把南洋理工大学扩展为具有人文学院、理学院和设计与传媒学院的一所综合性大学，作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把历史的伤口缝上。

他说：“国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的未来，不再是一条清楚明晰的康庄大道，而是一个藏有恶魔和奖赏的迷宫。新加坡人正站在迷宫前，没有指南针，前途茫茫。这正是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心者的安排，新加坡多元艺术家陈瑞献，也在差不多同一期间成为首位获得新南大名誉博士荣衔的南大校友（在此之前获得同样荣衔的还有已故前南大创始期秘书长潘受先生）。他在受访时还提出五个希望：恢复陈六使的身分与尊重；把旧南大牌坊迁到新校门；重办南大的旗舰学系中文系；恢复南大的人文风气以及复名；为新南大与旧南大接轨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步骤。

徐校长也胸有成竹地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在华裔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移到楼下大堂；同意把旧南大牌坊迁到新校门；准备要建一个在东南亚、甚至东亚名列前茅的中文系；宣布以2005年作为新南大的起点，复名自然不成问题；准备设立人文学院和培养“自强不息、自立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南大精神，也应可视为体现了对人文风气的重视。表面看来，好像一

切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然而南大的精神和传统，真的可以如此这般地“挥之则去，招之则来”吗？相信许多校友对此还是存疑的。

（四）也谈“南大精神”

我不知道是谁最先概括和使用“南大精神”这个概念的。尽管大家可以对“南大精神”进行不同的诠释，但个人认为，南大精神的核心内涵应该是：维护和发扬民族语文、教育和文化，落实民间办学的公民权利、理念和大学自治权，关心和介入社会和国家大事，并为此而体现出来的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和力争上游的奋斗、抗争和牺牲的精神；以及南大人在被歧视的情况下，仍然站稳立场，在社会各领域贯彻上述精神。

绝大多数校友对徐冠林教授个人的诚意，和陈瑞献校友五点希望的某些积极面是加以肯定的。但笔者认为，徐教授对“南大精神”过于宽松的尺度——即所谓“每一位南大人都有责任加入他自己的诠释”；及陈大师对“南大精神”过于哲学化的高度抽象——即所谓“先南大而存在，并且在南大消失后，仍然是充盈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可能有意无意间会稀释、泛化乃至虚无化“南大精神”在具体时空内的具体内涵，特别是一些核心的内涵。

我注意到书中郑奋兴教授和傅文成两校友联合撰写的“南大，南大！”一文结尾的说明：“原文第一、二、三、四、五和第八章曾刊于2003年1月23日、24日和25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显然，第六和第七章已经

被不道德地“阉割”掉了，虽然它们是该文不可分割的主要内容。

原来它们是针对南洋理工大学与南洋大学的融合问题，搜集了丰富的资料，作“模拟论坛”，并从中总结出校友们的一般感受，即：

1. 对1980年母校被“关闭”的这一事实愤懑不平。
2. 到目前为止，南大与南洋理工大学在本质上存在根本的差异，甚至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3. 对南洋理工大学融合的诚意与可行性质疑。

《联合早报》的主流背景，及对上述重要总结的公然扼杀，为南大校友对南洋理工大学融合的诚意与可行性质疑提供了旁证。在这种情况下，若以稀释、泛化和虚无化了的“南大精神”来作为新南大与旧南大的“接轨桥梁”，并藉以延续和发扬所谓的南大精神和传统，相信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五）为南大平反是当务之急

从历史的进程来说，50年其实是十分短暂的。但对南大来说，从依靠民间力量艰辛的创建，逐渐走向发展和辉煌；到在奋斗、抗争和牺牲中被摧残、关闭以至灭迹，使一万两千名南大人沦为“文化的吉卜赛人”（陈瑞献）或“刻在风里的漂泊生命”（陈再藩）；再到“南大精神”的宣告形成，并且受到一致的肯定和赞颂，这对一向被视为“异端”、“穷酸”和“潦倒”的

南大人来说，又是何等的不简单啊！每个南大人和所有曾经为南大作出贡献的人都应该为我们共同铸造了“南大精神”这一事实而引以为傲！

如果有人曾经讲过“如果没有南大精神，新加坡就会有麻烦”这样的话；如果讲这话是诚心的，是经过反省，自我批判而幡然醒悟的结果；那么，他就必须有勇气向新马人民，向陈六使和前南大理事，和向一万两千名南大校友虔诚地鞠躬认错，并为南大的平反做出具体的安排。笔者认为，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南大校产，归还民间，并且协助民间在南大校园复办南大，真正延续南大的传统和精神。这样做，也标志着有关当局真正放弃歧视民族教育的崇洋思想。

这种正本清源的提法应该是实际可行的。可是，相信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不识时务者的异想天开。一些人也许会认为，当局已经答应把陈六使铜像搬到较显眼的大堂，把早该摧毁的牌坊迁移到大门，南大复名，南大精神登堂入室，你们还要求些什么呢？

连潘受这样的南大老功臣都在不安中接受了新南大所颁发的名誉博士荣衔；连不屑博士学位的国际艺术大师也只敢提出“希望”；连王赓武这样的大学者，除了趁机为导致南大变质的《王赓武报告书》辩护之外，也只能大赞徐校长把陈六使的塑像搬到较显眼的地方；你说，在新加坡还有谁敢于堂堂正正地向当局要求为南大平反和复办南大呢？

但是，在1980年，当局才完成摧毁和关闭南大的社会工程，并且要把南大毁尸灭迹的时候，有谁会想到，

仅仅过了20年，“南大精神”就受到一致的肯定和颂扬，而且还被视为可以作为引导已经迷失了方向的新加坡的“指南针”呢？我认为，只要心不死，而且敢想、敢于发挥奋斗、抗争和牺牲的“南大精神”，要求南大平反和复办，决不是无法实现的梦，而是逻辑发展的必然。

试想一想，在英殖民主义统治下的1950年代，我们的前辈一无所有，都有办法把南大创办起来；现在，我们有一万二千名南大人，有被大家一致肯定和赞颂的南大精神，又处在独裁者纷纷倒台，民主人权和公民社会空前发展，民间办学已蔚为大观的时代，要求平反和复办南大，为什么有的人连想都不敢想呢？这是不是长期夹着尾巴做人的结果呢？

（六）火凤凰的重生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强调要“向前看”（张树人），要放弃“冤屈情结”，要“走出悲情”；有的人还提出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发挥“宗教家的精神”（庄永康）；总之，就是要委曲自己，含冤成全新南大。奇怪的事，为什么就不能要求犯错的人承担责任，让南大平反和复办？何况这么做只是对基本人权和公民社会的尊重，只要是有点民主精神的政府，不需要什么“战略高度”和“宗教家精神”就可以办到的。让我们在南大平反和复办的基础上，期盼真正意义上的“火凤凰”的重生吧！

（10/6/2004）

南大复名大业

陈颂光

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说得很有智慧，南洋大学复不复名是小事一宗，最重要的是内容：南大会不会变回旧南大，是不是恢复用华语作为媒介语，教的又是什么课程？

如果现有的南洋理工大学校园依然是英语世界，明显地与遭到扼杀的原南洋大学迥然不同，漠视事实而求取复名南大，岂非掩耳盗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如果现有的南洋理工大学继续使用英文作为单一行政语文，也与当年的云南园环境大异其趣。长留在广大华人脑子里的南洋大学，转眼之间成为一所英文大行其道的大学，势必教许多老人误以为进错地方，而相信现在的李资政也会看到那是牛头不对马嘴。

自强不息，力争上游这八个大字不知还有没有保存在篮球场的斜坡上？别小看这八个字，它们是南大精神的精髓，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鼓励和指引南大学生为母校争气扬眉。如今时过境迁，南大精神已不可能在云南园重现，与其强求，不如留待成记忆，也可以让有心的后人按图索骥，追探南大从挣扎图存，一直到夭折的痛苦过程。难得李资政缅怀南大精神，然而，逝者已矣，兔死狐悲，闻其声而陡然引发那一段不愉快的历

史，那又何苦？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而事难成。南洋理工大学要复名为南洋大学，而又恢复不了它的华文大学身份，孔夫子当然大有意见。单是加设中文系和华文研究中心，马来亚大学早已开风气之先，谁都知道，它绝非一所华文大学；国民型中学只有一科华文，竟然自称华文中学，如此戏弄万世师表的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李资政已经对儒家思想佩服到五体投地，应该不会任由现任南大校长徐冠林教授把儒家正名论玩在股掌之间吧。

正如李资政所言，南大复名易如反掌，问题的核心却是：它能不能恢复华文大学的身份？恢复华文大学的身份对新加坡政府，特别是对李资政来说，早已不是敏感的政治课题。它依然可以成为东南亚华校生报读的目标，但最为重要，它最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它将有助于提升新加坡华校跌到谷底的华文程度。李资政对华文低水平一直耿耿于怀，不时感伤于无力挽狂澜之既倒，如今徐冠林教授正热衷于南大复名大业，何妨予以指点迷津？

南大复名大业不应由校友会单独决定，而新加坡政府，特别是李资政本人也不能没有立场，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谁也无法代劳的。

(28-6-2004)

专家写南大史？

萧由

朱永安的意见调查，关于“你是否支持各地南大校友会会长为《南洋大学校史》撰写委员会副会长”一项，针对各地南大校友会会长和南大史撰写委员会副会长，收集了校友对撰写南大史的不同看法。正反双方的见解，各有参照的价值。

有一种意见，认为南大史应该由专家来编写。“专家写南大史”，可说是赞同编写南大史的一种方式，也可用作反对编写南大史的理由。不论从那一方来说，都值得再三思索。

根据报章报导，目前进行编写南大史的主要有两组：马来西亚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李业霖，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元谨。李业霖出身南洋大学历史系，早年曾经在报章上不断呼吁保留南洋大学的史实；李元谨是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难道这两位学者，都与“专家”沾不上边？依靠专家出炉的白里斯葛、魏雅聆、王赓武报告书，又给南洋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命运？专家不专家，如果只受英文教育，没有一点中华文化的根底，凭着自身的思想经验，总在不知不觉中歧视华文教育，不能深切体会华文教育的命脉。如此专家，能写出怎样的南洋大学历史？

编写南大史，说明南洋大学已经成为历史，说明复名“南洋大学”的事，根本就与真正的南洋大学毫无关系。编写南大史，应该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去做。谁写南大史，校友也用不着过份担虑。写出来的南大史，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还是为南大人伸诉不平和多年哀怨；是为英文教育欢呼喝采，还是为华文教育争取平等，读者自有公论。把南洋大学过去的史实保留下来，把许多人还不知道的内情公布于世，是编写南大史者的重大责任。

各地南大校友会，多数没有提起会长被封赐《南洋大学校史》撰写委员会副会长的事，各地南大校友会校友，对会长地位的高升，也多数不了解实情。可能有关方面，借着馈送名誉地位，希望得到道义和金钱的资助，也想为撰写《南洋大学校史》取得各地校友会的“名誉”委托。说深一点，这种作法，不过是沿用华人社会的陋习，互相“捧场”。事实上，只要通晓有关资料，人人都可写点历史。写得好，众人都会欣然采纳，没有必要在未写好前，就先把持编写南大史的权威地位。

寄望两组南洋大学校史编写者，都能继承司马迁的精神。希望李业霖的一组，不受后台老板牵制，也不受撰写委员会众多主席的干扰，为南洋的华教，为南大人的心愿，写出值得欢呼的一页。希望李元谨的一组，不受当局干扰，也不受职位的牵制，写出符合事实的历史记载。如果有更多组人编写南大历史，更可以互相印证事实，为保存南洋大学的真正史实献出一份力量。

南洋大学关闭了二十多年，有关南洋大学的议论，

还是此起彼落。不平的历史，永远留下不平的浪漪。那一部南史能把不平的事迹，永远留诉人间？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18-1-2003)



南大历史不容篡改

朱永安

南洋大学（南大）和南洋理工大学（理大）争名的言论，南大校友都会特别关怀，请各位校友查证以下五项事实后，再仔细分析一下，南大和理大除了共同校园之外，是不是两间不同时代，各自为政，各有其长的大学？理大是否需要改名为南洋大学？

- (1) 南洋大学（1955-1980）的至尊名堂已经是不容更改的史实。
- (2) 南洋大学在1980年被合并后就消逝了，从1955到1980有25年历史。
- (3) 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南洋理工学院（1981-1990），共有21年历史。
- (4) 南洋理工大学的中文名字已开始简称“南大”。
- (5) 南洋理工大学的校长谈论“新南大”，“旧南大”和“恢复正名南洋大学”。

我的客观判断：虽然是建在云南岗上，南洋理工学院在1981到1990和南洋大学毫无关系，其后身南洋理工大学也是和南洋大学无关，即使南洋大学的名字在2005年被逼回启用，“重生”，“复活”或“续办”，南洋

大学的历史也当然的由 2005 年起继续，照旧不包括 1981–2004 的理大，搞“复名”的人士，对南大的追求，恐怕没有这种符合道理的诚意。理大本名不是南洋大学，不该无理的利用“复名”和“正名”的花招，来把理大 21 年的历史混进南洋大学的历史里。云南园终究是校园而已，云南园的历史里当然有理大 21 年，南洋大学的历史里绝对没有 1981 到现在的理大。

我的主观见解：理大已是出名的国际大学，身份崇高，所作所为理应名正言顺，要改名就该光明磊落的明言改名，何必去拉拢一小部分南大校友，又“正”又“续”而又“复”的胡唱乱和，有失大雅。如果理大改名为“南洋大学”的话，就变成一个假南大，侵犯了南洋大学的美名，是不合道义之事。理大校长把“改名南洋大学”当作“恢复正名南洋大学”，其目的很有可能是要把其 21 年历史改写成 46 年历史，这种做法是偷天换日，篡改了历史，歪曲了新马华人的历史伟绩，也把南洋大学的至尊名望给并吞了。

我的盼望：（一）理大诸公能面对现实，通情达理，不冒名“南洋大学”，继续本身的历史和发扬自己的名望，与美国鼎鼎大名的 MIT 和 CALTECH 抗丽，不必为一个 T 字母而小题大作。（二）南大和理大有二十多年渊别，南大校友们尽快为南大出声，阐明南大的历史肯定的是不包括理大的历史。而南大的历史绝对不容篡改！

（22-1-2003）

搬弄历史

泰然

“复名”的最大特点，是已经把南洋理工大学，当成南洋大学。自言本名“南洋大学”，才可恢复南洋大学的名字。可是，南洋理工大学分明由南洋理工学院升格而来，“恢复名字”，没有凭据，只有捏造历史，才能自圆其说。

既然“复名”得歪曲事实，搬弄历史的暗流也跟着泛滥，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南洋大学在1980年关闭，已经是历史事实。说它和过去的南洋理工学院“衔接”，算是历史接着历史。说它和要在2005年“复名”的南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历史衔接”，年代未到，还没有历史，怎算“衔接”？

有人说：“如果还是背着历史包袱不肯放下，不能将南大好好地发展迎向未来”

“将南大好好地发展”，此中的“南大”，指的是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大学已经关闭，谈不上“发展”。南洋理工大学本来就“好好地发展迎向未来”，现今推动“复名”，要包揽南洋大学的历史。妄图盗窃“历史”，却说他人“背着历史包袱不肯放下”。

2005年，是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预定要在新加坡举

“复名”的最大特点，是已经把南洋理工大学，当成南洋大学。自言本名“南洋大学”，才可恢复南洋大学的名字。可是，南洋理工大学分明由南洋理工学院升格而来，“恢复名字”，没有凭据，只有捏造历史，才能自圆其说。

既然“复名”得歪曲事实，搬弄历史的暗流也跟着泛滥，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南洋大学在1980年关闭，已经是历史事实。说它和过去的南洋理工学院“衔接”，算是历史接着历史。说它和要在2005年“复名”的南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历史衔接”，年代未到，还没有历史，怎算“衔接”？

有人说：“如果还是背着历史包袱不肯放下，不能将南大好好地发展迎向未来”

“将南大好好地发展”，此中的“南大”，指的是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大学已经关闭，谈不上“发展”。南洋理工大学本来就“好好地发展迎向未来”，现今推动“复名”，要包揽南洋大学的历史。妄图盗窃“历史”，却说他人“背着历史包袱不肯放下”。

2005年，是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预定要在新加坡举办全球联欢会，乘机宣布“复名”的“际遇”。历史的际遇，评的是过去的“巧合”。将要到来的2005年“复名”，备受安排摆布，名为历史，祭为际遇，实际是操纵“历史”（未来）的人为勾当。

“2005年为新南洋大学的起点”。时间未到，怎能先有“新南大”的历史，怎样会“历史合一”？50年后，新“南洋大学”的历史，与原南洋大学的关系，后

南大历史三段说

敬霖

温哥华某校友，曾经提出编写云南园三部历史的主张。今年6月，南洋理工大学现任校长徐冠林访问温哥华，会见该地南洋大学校友以后，根据它改成南洋大学历史三章的论说。

不论三段历史，三部历史还是三章历史，划分时期大体一样。

从1953年到1980年，这部历史，人人确认是南洋大学的历史。

从1981年到2005年，说它是云南园里的南洋理工学院升格成南洋理工大学的历史，也是事实；如果说它是南洋大学的第二部历史，那就要作诸多诠释。从南洋理工学院对南洋大学事务赶尽杀绝起，到詹道存自称以南大校长身份出席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后，当事人从来没有说明两头骤变的奥妙。要把这段历史奉为第二部南洋大学历史，还要制造更多形似而不实的故事。

徐校长把2005年改名后的南洋理工大学，定成第三章南洋大学历史的开始。还未演化的“历史”，只能称心地预测。眼前的事，倒有一两桩可以参考：

“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都简称南大，但是实质

很不一样”，可是，徐校长却要“热衷做南大复名的工作”，还要“重建南洋大学”。徐校长“重建的南洋大学”，“并不打算把南洋大学再改回以华文教学”。这么说，筹办开设的中文系，是用英语教学，还是用中文教学？从华文教学“开倒车”和“复古”的观点出发，南洋理工大学只好开办名为中文系的英语汉学系了。用英语传承中华文化，用英语“注入”南大精神，鲜花无根不耐久。没有实质的中华文化教育，做不了历史上的南洋大学。

再说，徐校长为南洋大学“倡办人陈六使先生找到合理的定位”，“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在华裔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移到楼下大堂，让每一个进出华裔馆的人，都能向他致敬。”听起来，大家还以为，陈六使先生的铜像已经移到华裔馆楼下，进门大厅的正中。可是，它却摆在“上二楼的平台地上”，不认得陈六使先生的铜像的人，最多不过拾级俯视而过。一般纪念铜像，总得装上适当高度的座台，方便景仰致敬。陈六使先生的铜像，放置得那么低落；“重建南洋大学”，将会变成何等名堂？

徐校长的“重建南洋大学”，将来能不能尽力去做？会不会不想尽力去做？

改名后的南洋理工大学，是不是真正的南洋大学，最好让新马和南洋各地的华社去评定。历史，总该让后人编写。做出成绩，留下资料，便是对历史的大贡献。历史自有它演变的必然与偶然因素，玩造历史，恐怕只有被历史愚弄。

(18-12-2003)

南大25年历史的文献特选

朱永安

本文的所谓特选，是用来鉴定真南大是在1980年消逝于合并，仅有二十五年的历史。1981年以后的南洋理工学院，没有华族传统，没有任何真南大的师生，根本就不是南洋大学的延续，不可能是真南大的第二部历史。2002年出版《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书里记载（页数标明）：

1953年4月7日，南大创立宣言：“南洋大学，自倡议迄今，仅两阅月，各方响应拥护，风起云涌，盛况空前”。（第24页）

1960年2月1日，严元章：“南大可说是一间人民的大学。这是属于人民所有的大学，这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大学。由此，南大不只是可以存在下去，并且还该有远大的前途。”（第194页）

1965年9月12日，《王赓武报告书》：“南大至今仅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我们也得到一个结论，南大的学制应该重新修订”。（第310页）

1968年5月25日，王邦文：“我以为没有其他的场面会比今天的毕业典礼来得更隆重，这是南大创办十二年以来的第九届毕业典礼。因此，我愿借这个机会宣布，新加坡政府已经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

（第424页）

1974年3月20日，华教团体呈备忘录予星政府：“南大之停止在大马举行特别安排之新生入学考试，乃完全是贵国政府的决策，旨在配合南大新大统一招生之原则”。（第464页）

1976年8月30日，吴德耀：“南大所具有的特质是：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别人无法容忍，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第504页）

1980年3月17日，吴德耀：“南大可以造就适合这个基本上是亚洲人的社会、华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8%的新加坡各方面和各层次的需求。”；“因此，南大可以扮演与新大相辅相成的角色，一个应东方之需，另一则应西方之需。这种东与西的融合，相得益彰，也正是本共和国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上的特色。”（第572页）

1980年3月29日，陈共存致函李光耀：“我认为新大、南大相辅并存，共同努力，争取达到我国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目标，才是最好的方法”（第566页）。

1980年4月1日，李光耀复函陈共存：“如果不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没有可能挽救南大的。南大的学位就像贬了值的货币”。（第567页）

1980年4月5日，南大理事会：“(c)优秀的‘高级水准’学生不愿意进入南大。(d)如果让南大照目前的情况拖延下去，南大必将自灭。(e)总理经保证到1992年建立‘南洋理工大学’。(f)‘南洋’的名称将可获得保存。”（第579页）

1980年4月23日，南大毕业生协会：“希望各方期待的南洋理工大学，能够依时实现，届时，南大又可以赋予新生命”。（第586页）

1980年5月15日，马华工商总会、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她是星马人民引以为豪的千秋大业。这种人民对教育的热忱，不仅不应扑灭，相反的，应该发扬光大”。（第587页）

1997年10月8日，潘受：“回想起来，在五十年代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紧急法令施行中，加上当时新马社会种种不利的因素，老老实实说，没有六使先生就没有南洋大学，他刚直果断、不计毁誉、登高一呼、万山响应，写下新马华人教育史上最光荣的一页。”（第34页）

2000年9月16日，《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讲师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第593页）；“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会和评议会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不管他们有多忧虑不安，1978年的新学年一开始，南大师生还是全面融入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大部分说华语的家长和学生接受了

南大从华文转为英文大学是势所难免的事实。”
(第594页)

2002年2月22日，李业霖：“南洋大学创立于1955年，满途荆棘，历尽沧桑，已遭关闭。”(第3页)；“南大通过合并被关闭是事实。合并是手段，关闭是目的。”(第6页)

2002年3月15日，林源德：“母校虽然消逝了，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封前第xi页)

2002年3月18日，颜清文：“南大仅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但是它在新马华族教育史上，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封前第ix页)

注：

南大真命苦，多风又多雨，其学位在创办十二年后才受到政府承认。七十年代里的南大管理层，不能在劣境里，以有实际用途的华族文化来截长补短，反而施行统一招生(1974)与统一校园(1978)的致命绝招，逼得南大走投无路，只好在1980年结束其短暂轰烈历史，中断其对华教的贡献，这是东南亚华教历史里的重大创伤。

在1982年开课的南洋理工学院，和南洋大学有天渊之别，哪有校友会到云南园去错认母校？到1992年南大消逝了十二年后，南大的种子已到处成长。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全球校友联欢会上、和会后出版的特刊里，充满了真南大的联欢、回顾、缅怀、记忆、分析、展望、复办和续办，也完全没把南洋理工大学代替母校。1995年

在云南园的全球校友联欢会，是历年来最热闹最隆重的，校友们心坎里的母校都还是已故的南洋大学，不包括南洋理工学院。1995联欢会纪念特刊里的《南洋大学纪事》，也很明确的记到1980年最后一届（第21届）毕业典礼。

谁会料到事隔几年，人心不古，南洋理工大学的无稽复名，居然想要付诸于行，且提升到2005年势在必行。历史史实当然不会更改，难道是南大的校友们人老健忘了？

(16-6-2004)



附和50年新史的人士

朱永安

南洋理工大学在2002年庆祝21年的显著发展，详情可见于 NTU 2002 NEWS。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是1981年开始的南洋理工学院，有两本书记载其廿多年历史。第一本是1995年出版的 The NTU Story (作者 Lu Sinclair)，记载前一段历史。第二本是在2002年，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典礼晚宴推出的 Coming Of Age (The NTU Story Part II) (作者 Leong Ching)，记载后一段历史。

明明是只有廿多年历史的南洋理工大学，却将于2005年，大事庆祝“50大寿”，直接冲击了南洋大学的25年历史史实，也劈开了南洋大学校友“母校一家亲”的同窗之谊。“南大”成了南洋理工大学的简称，“真南大”却是天下独尊的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的校友里出现了两个相对的群体：（一）母校是历史非凡、享年25的南洋大学，（二）母校是新史50年的南洋理工大学。夹在中间的是一大群的“无所谓”的中立人士。

附和南洋理工大学50年新史的人士，很明显的是不注重南洋大学的历史史实，而且是有潜在的目的和理由。这些人士当然是和这两间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

这出发点去探讨，我们可以把他们，归类为以下三种。

(一) 在1980年支持协助南洋大学合并的人士，想把“根除南洋大学”的把柄永远埋没掉。最简单

的做法是埋在南洋理工大学的50年新史里面。

这些人士在25年前，有权势把南洋大学连根拔除，现在也有权势要南洋理工大学立刻增加校史25年。

(二) 和南洋理工大学有直接关连的人士，尤其是在云南园任职的，为了明哲保身，只好缄口做个识时务的俊杰，住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校友们，很多静观其变，以防惹事上身。

(三) 利用南洋大学校友的联欢会，来叙旧联欢、促进商机、互贺有为和追求高雅的人士，他们不一定会注重南洋大学的真正历史。50年新史的联络网，商机蓬勃，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美酒加咖啡，大家抢着捷足先登，唯恐不及。特别注目的是有很多国家地区，虽然没有正规的校友会组织，却会有自告奋勇，附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代表们亮相。

(28-1-2005)

南大50周年冥诞

陈颂光

有人说，今年是南洋大学创办50周年，也有人说，今年是49周年，要办金禧，还早着呢。有人认为50周年冥诞，纪念一下也无妨，也有好些人，包括越老越糊涂的南大校友，都支持全球校友会同步“庆祝”母校创办50周年纪念晚会。

到底是纪念，还是庆祝，就算是学贯中西，思想认识高人一等的南大校友，都未能在第一时间取得共识，而搞到必须公开论事，实教人大跌眼镜。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长杨天德博士否定庆祝，而认为纪念晚会既是共识，也算得上合情合理。殊不知，纪念已故陈六使，固然纪念得很有意义；马来亚南大校友会39周年纪念，岂止有联合晚会齐齐庆祝，还可以出版细说从头，看来，死去的人和还在活跃的团体都可以年年纪念，好象没什么忌讳。

南大校友，没有上万，也有数千，自从母校于1980年校8月16日遭到扼杀之后，大家近乎一致地期待着复办的机会，也幻想着南大能像黑土地的种子，在严冬过后，终于破土而出。可是，近几年来，南大校友显然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南理工大学复名“南洋大学”的

建议；一派认为复名并非复办，而且含有鱼目混珠的实质，因而极力反对复名接轨之言行。

杨天德博士好像在说，支持复名或者有条件支持复名的南大校友占了多数，他的根据是，其一：马来亚南大校友曾为复名问题召开两次会员研讨会，理事会也数次开讨论会；其二：大马六个南大校友会中，有五个达成共识。

重大事件以上述的方法确定多数，似乎省时又省力；然而，若说这就是民主和透明方式，恐怕也太牵强。实际上，寄发问卷给全体会员，也是相当直接的调查方法，回收的问卷白纸黑字，有证有据，多数和少数，一经点算便一清二楚，绝不会以偏盖全。

大家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支持或有条件支持复名接轨的校友会，都热衷全球同步举行南大创办50周年纪念晚会，造势的隐议程，路人皆见；如其不然，大可以明明白白地纪念南大50周年冥诞，何需信誓旦旦澄清并无庆祝和联欢的意思呢？

“添史25年，顺风50年”的直通车

朱永安

2003年南洋理工大学新校长一上任之后，即打算于2005年复名南洋大学，以及追溯历史到1955年，搞得南洋大学校友四分五裂，议论纷纷。在去年七月的毕业典礼中，校长又突然取消复名，三个月后，却在校友回校日宣布增加校史25年，把云南园的50历史当作是南洋理工大学50年，将于2005年大事庆祝50大寿。如此劳心费力，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是为了要慰抚失去母校的校友，鼓励他们回馈云南园，那改史50年是不必要的。根据以往全球校友联欢会的座谈，有许多南洋大学校友，早已把“续办母校”寄托在南洋理工大学。已有不少自愿的老校友要回馈云南园，只须邀请他们回去参加毕业典礼，颁发每人一张同等学位的南洋理工大学文凭即可。把静悄悄的毕业生迁册，再加点隆重堂皇仪式，让他们得到整体的承认，光明正大的回去云南园。他们就会欣然协助发展中华文化，并发扬重塑种种南大精神让南大重振昔日雄风！

2002年年底，南洋理工大学在前校长退任前，还在大事庆祝其21年的光荣史。讵料两年后换个校长，就突然增加25年校史，把冤魂难散的南洋大学揽入旗下，目

的似乎是要人人只看到外面的南洋理工大学，忽略了南洋大学原有的真正历史。

如果南洋理工大学真的是有50年历史的话，那当年南洋大学的合并根除，都可在一脉相承之下掩埋灭迹了，这是皆大欢喜的设想。然而曾经在南洋大学发生的各种恩怨因果，却是不能磨灭的史实，真假虚实是更改不了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贸然增史25年，明目张胆的改史，后世自有公正的判断。篡改南洋大学历史，不是轻易之事，也不是人人都能赞同的。

南洋理工大学在短短廿多年里发展迅速，已是世界排名第五十的超级大学。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不是南洋大学的延续，没理由去攀上南洋大学。志不同和道不合的两间大学，有天渊之别的校史，不能混成一体。南洋理工大学无稽的旧史延伸，实在令人难于苟同。

新校长要把原有的校史25年改为50年，已直接向所有的南洋大学校友公开挑战：有那几个地区的南洋大学校友会会公开反对无稽的50年新史？有多少南洋大学的校友出来见证25年的真南大？有多少人不乘踏“添史25年，顺风50年”的直通车？就让大家拭目以待吧！

(28-2-2005)

第二辑

保名留史

南洋大学要保名留史，乃
合乎天经地义，人人有责。

此南大，非彼南大

贾南大

南洋理工学院在南洋大学（1955）校园成立时，拆掉南洋大学（1955）校门牌坊的中文字体，换上南洋理工学院的英文招牌。以后牌坊与云南园被高速公路隔开，英文招牌也被拆下。当局曾经招标销毁“无字”牌坊，幸好无人表示兴趣。十五年后，阴阳差错，由南洋理工学院升格的南洋理工大学，采用了“南大”的简称。此后，南洋大学（1955）校门的牌坊，托了“保存古迹”的福气，经过一番转折，又再重见天日。

据说，南洋理工大学“可能在五年内”要改称“南洋大学”了。接着，又出现了甚么“不难理解”的“复名所引起的情绪反应”评论。事实是，南洋理工学院占用南洋大学（1955）的校园，大多数南洋大学（1955 - 1980）的校友早已处之泰然。当初，南洋理工大学立法不称“南洋大学”，现在来改成“南大”或者“南洋大学”，受过华文教育的人都明白，“改名”不是“复名”。南洋理工大学更改招牌，与 1955-1980 年的南洋大学互不相干。不用称它作“复名”，不必先来个“情绪反应”的招架，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大学”，与南洋大学（1955），风马牛不相及。

南洋大学（1955），是南洋华人出钱出力办起的民间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政府资助的国家大学。南洋大学（1955），由陈六使带头捐献创办；南洋理工大学，由政治家立法成立。南洋大学（1955），是发展华文教育的成果；南洋理工大学，由英语教育体系演化。南洋大学（1955），是一间中英兼用的双语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一开头就是英语大学，中文应用的程度，得看政治情势来转变。南洋大学（1955），诞生在政治动荡、敢言敢语的时代；南洋理工大学，处在政治沉闷、无言无语的时期。同一个校园，同一个名字，不同历史环境，不同办学宗旨，名同而实质不同。

南洋理工大学虽然拥有南洋大学（1955-1980）毕业生的名册，但是，不能强迫南洋大学（1955-1980）校友“认同”互不相干的“南洋大学”。南洋大学（1955-1980）校友，早已在社会上确立了坚固的地位，不必依附南洋理工大学。不论谁把持南洋大学（1955-1980）毕业生的名册，都起不了生杀的作用，更不能代表1955-1980年的南洋大学。

当然，有一部分南洋大学（1955-1980）校友，希望南洋理工大学办成“南洋大学”。但是，办成“南洋大学”和取名“南洋大学”，完全是两件事。取名“南洋大学”，不一定就办得像南洋大学（1955）；办得像南洋大学（1955），不一定要取名“南洋大学”。挂上“南洋大学”的名字，没有南洋大学（1955）的实质，说什么“复名南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有自己的目标和计划，改名成“南洋大学”，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务。南洋大学（1955-1980）校友只是台下的小部分观众，台上怎么上演，全听编导的指示。如果真心要向南洋大学（1955）看齐，恐怕不能那么轻松高号。南洋大学（1955）的两大后事是：华文教育和陈六使的地位。如果南洋理工大学有心协助发展华文教育，除了扩大华文的应用外，还得寄望中小学华文教育的同步发展。没有华校生的来源，最多只能像外国大学，办个中文研究中心一类的部门。至于陈六使的地位，更是个棘手难题，南洋理工大学考虑过怎样的办法？

除非南洋理工大学具有南洋大学（1955）的魄力，关闭多年的大学就让它安息了吧。南洋理工大学能够做点对华文教育有益的事，相信会比取名“南洋大学”更能说服关心南洋大学（1955-1980）的人心。要像个真正的南洋大学（1955），就要有能力肩负华文教育的使命，就要有勇气追回陈六使原有的地位。没有这种理想，反把名字宣扬得天花乱坠，结果只能是：此“南大”，非彼南大也！

(20-10-2001)

南大和理大的距离

朱永安

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1955-1980）是举世无双，充满特性的高等学府，南大有轰轰烈烈的历史，它在云南园培养了一万多个人才，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有华人引以为荣的创举，南大虽已消逝，它永远是众人心里的无价之宝。现在很多南大校友在企业和学术上都已大有成就，很自然的要饮水思源回馈母校，南大成了价值连城的招牌。我们欢迎各界人士或机构利用南大招牌，进行有利于南大名声的公益事业，但对南大名声有损与名实不符的规划，一定要提高警惕，步步为营。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理大NTU）的前身是南洋理工学院（NIT），1981年在云南园成立，十年后升级成为大学。如今理大已收容南大（1955-1980）的毕业生为理大校友，中文名字也已简称南大，理大校长高谈“新南大”，“旧南大”和“恢复正名南洋大学”，虽然洋名还是NTU，理大显然是想要成为南大招牌的拥有主人。亟需求解的问题是：NTU如何会变成南大呢？

让我们回到1982-1990年的九年期间，去探觅南大的行踪。在新加坡国大（NUS）的校园里，可以看到1981年前在南大工作的教职员，还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南大（1955-1980）的毕业生都是国大校友，这勉强可算是有一点点南大的踪影。耸立在云南岗上的只有南洋理工

学院，还有几栋南大时期的建筑物和办公楼，已经物是人非，闻不到中华文化的气息，也完全没有南大的踪影，这显示出南大和理大之间最少有九年的距离，南大和理大是两间各别独立自主，不同时代的大学，这否定了以下不确实的言论：

- “南大改名南洋理工学院”；
- “南大复校成为南洋理工大学”；
- “南大续办成为南洋理工大学”；
- “南洋大学是前南大，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南大”。

我们忘不了多姿多彩的南大生涯，我们珍惜南大和热爱云南园，我们要捍卫南大的英名，同时我们也敬佩理大21年来的功绩，它已经是世界闻名的国际大学。南大要变形吗？理大校友要母校改名吗？理大当局真的是要以改名来拥有南大招牌吗？这是南大校友和理大校友双方面都要吃亏的行径，是不可思议的下策。目前理大改名的空城计倒很成功，已有好些南大校友急不及待的埋头为理大“效劳”。

如今南大毕业生是国大校友，也是理大校友（可收到国大理大定期的校友会会讯），南大校友和各地校友会代表，大多数是鸦雀无声，毫无异议的默认了这两间大学为新的母校。理大有云南园和南大湖，比较像南大，只要多复办以前在南大不同凡响的项目，重开南大旧校门牌坊，不胡扯“南大变成理大”，相信会有更多南大校友去赞助。将来南大校友会的全球联欢都可以在新的母校NTU里庆祝，不亦乐乎。有关当局何必画蛇添足，去更改混淆南大理大各有其长的美名呢？

步步进逼的“南大正名”

天问

南洋大学关闭 20 多年后，南洋理工大学要号称“南洋大学”，天下同名同姓者多，可又奈何？任说南洋理工大学简称“南大”没有意见也罢，任由南洋理工大学改称“南洋大学”也罢，人人都明白，南洋理工大学的“南大”，和南洋大学(1955–1980)的南大，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南大”。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大学”，是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根本不是南洋华人的南洋大学(1955–1980)。

《联合早报》刊载的言论，说是“旧南大在 1980 年停办后，便是从南洋理工学院做起，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再综合人文学科，成为文理工商兼备的完整大学。同时也由于 1995 年的名册搬迁，旧南大生也就正式成为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以混淆文词，断论南大事务，难令人信服。

南洋大学在 1980 年关门时，当局并不宣布是“停办”。从法律上说，南洋大学是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以后的实际效果来看，南洋大学是被变象关闭。

南洋大学“停办后”，又怎样可以“从南洋理工学院做起”？谁在“南洋理工学院做起”？南洋理工学院斩除南洋大学的景物，记忆犹新，难道搬弄文词之后，

南洋理工学院就成了南洋大学的延伸？

经过 15 年后，南洋大学早已烟销雾散，靠着“名册搬迁”，把断代后的南大生变“成为南洋理工大学校友”，情理上还不能使人心服。跨越两间大学、两段历史的事，就这么圈定算数？南大生就只能认同，任受摆布？

自认无法从头“原装复制”南洋大学，为什么硬要把南洋理工大学泡制成“南洋大学”？为什么硬要把南洋大学的历史扭曲成南洋理工大学的历史？这算是“认清了历史事实之后”的作法吗？

同一个言论，还这么提醒：“别忘了，2005 距离现在，也只是两年的时间而已。”勾画出来的，正是当前“复名、正名”人士的迫切心态。

南洋理工大学改名，为什么要 2005 年的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认同？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怎能代表全体南大人，认同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大学”？南大生为什么一定要认同南洋理工大学为母校？成见十足的言论，怎能指定南大生步上“产生亲切的新认同”的道路？

南洋理工大学改名，偏要扭曲南洋大学的历史，偏要制作各种“南大精神”，偏偏不理中华文化教育的发展，即使有人认同，那又怎能算是一间有华教精神的南洋大学？

还未新张的“南洋大学”，与过去的南洋大学也是互不相干。夺取南洋大学的名声，歪曲南洋大学的历史，还急切要南大生来认同，煎熬逼迫之势，何止过份？

(12-2-2003)

“南洋大学”改名南洋理工学院

丁一名

第八届联欢会筹委会主席林金凤，在6月4日《星洲日报》报导上表示，“1953年陈六使先贤倡议创办南洋大学，为华校生提供深造的机会，于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改名‘南洋理工学院’。在沙巴亚庇联欢会前几天，发表南洋大学改名‘南大理工学院’的言论，是为南洋理工大学‘复名’制造舆论，还是点明大多数南大人还不清楚的内幕？

1980年，南洋大学被并入新加坡大学，那是南洋华文教育史上难忘的昏暗一页。所谓合并，大家都心知是变象关闭。“合并”出现了“改名”的色彩，昏沉之中若有“惊心动魄”的秘密。

1981年，南洋理工学院出炉时，南洋大学已经不存在。南洋理工学院，是一间完全没有中文应用和华文文化的学院。占据了南洋大学的校园，破坏云南园的旧有景物，起初连南洋大学的校友都不准许进入校园，……。对南洋大学和华文文化如此顾忌，怎会与南洋大学有着互相承接的关系，怎能使人相信它是南洋大学改名的产物。“合并”后的形形色色，那一个有良知的南大人会欣然认同？

1991年，理工学院升格成为理工大学。理工大学简称“理大”，名正言顺；偏偏在1995年爱上了“南大”的简称。此后，围绕着“南大”的名堂，误会和盗掠的事件，层出不穷。混水摸鱼多年后，如果理工大学改名“南洋大学”，原有的南洋大学校友，要忍气吞声，任受“复名”践踏南洋大学的名字和历史，还是要为理工大学摧残南洋大学声誉“联欢”？

一间大学改名，偏要说原名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暗中秘密更改了，改名只不过是“复名”。理工大学，何苦要二十多年的工夫，才莫名其妙的“复名”？理工大学的成就，南洋大学又怎能沾边？如果理工大学有幸能发扬中华文化，也不过是新加坡教育方针的改良，不能追回南洋华教的宏伟事业。

南洋大学，永远都是南洋大学。喜爱改名复姓、涂改历史的另类，恐怕不是真心发扬中文和华文文化的一群。对于真心热爱华文文化的万众南大人来说，南洋大学永远不改名。不论云南园的江山怎样变更，南洋大学和南洋大学创建者的事迹，永远鼎立在万古常青的历史里。

(5-7-2002)

“前南大生”与“南洋大学”

正理

新加坡的“前南大生”，排队赞助南洋理工大学改名。本来，大学改名只是校内行政事务，偏偏选中了关闭20多年的南洋大学的名字，接二连三推出“复名”、“正名”似是而非的称号，令人眼花缭乱。

南洋理工大学改名，是为多年占据原南洋大学校园表示过意不去？是对当年理工学院破坏原南洋大学的景物表示歉意？是对快被连根拔掉的华文教育表示惋惜？是要补救不平衡的双语教育的失误？还是要重点民族教育的火炬？全都不是。南洋理工大学改名，是因为它已经不是一间纯粹理工的学府。改成“南洋大学”，可以取得南洋大学的品牌，可以宣称，天下“南洋大学”，只此一号，别无分行。

南洋大学的招牌这么重要？当初，南洋理工学院从南大牌坊撤下南洋大学的中文名字，换上 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的英文招牌时，有没有过一点后虑？以后，南洋理工学院的招牌退下时，为什么还招标销毁南洋大学牌坊？如今，南洋大学的招牌名贵起来，可曾对南洋华人和所有的南大人表示一些歉意？平白拿着南洋大学的招牌，很难说是很光彩。

一位南洋理工大学学生这么说，不论南洋理工大学

怎洋改名，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南洋大学为什么会被关闭，可能也永远无法补偿它。相信很多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都不会明白南洋大学为什么会被关闭。南洋理工大学当局可了解南洋大学为什么会被关闭？南洋理工大学当局可了解理工大学师生的想法？

南洋大学是一间众所周知的中文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从开办起就是一间英文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与南洋大学一向的距离就是那么遥远，南洋理工大学做过那些有效的事，去拉近这种距离？时代不同，现实改变，没有人会想像南洋理工大学会变成一间中文大学。但是，南洋理工大学可办了多少有益中华文化教育的事，能合宜的把一间英文大学冠称为“南洋大学”？

急不及待的“前南大生”，在南洋理工大学还未正式改名时，就已改称“前南大生”。“前南大生”，在南大问题上取不到实际成果，只能在“南大精神”和“南大历史”上作文章，扭曲歪解，制造了近年来的多种怪异“南大精神”。写文章忘了用的是中文，忘了自己是受过中华文化薰陶的南大学子；讲“南大精神”，讲不出华文教育精神，弄不通南洋大学是一间中英兼用的中文大学。光彩不光彩，明眼人可以看得很清楚。

南洋大学的多数校友，过去叫南大生，今天仍是南大生，即使南洋理工大学改名“南洋大学”后，还是南大生。20多年来的心头隐痛，早已处之泰然，无意再观看这些不光彩的事。“前南大生”和南洋理工大学，何必重挖伤口，把旧伤和新痛，重新搬到舞台上来。

(25-1-2003)

“复名”的交易

正理

主张“复名”者，多年来反复论述“恢复原来的百分之百的华文大学的面貌，那是不实际的做法”，提倡“要求复名后的南大开办中文系，开办更多传播中华文化或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课程”。认为别人的见解是要“恢复原来的百分之百的华文大学的面貌”，完全是一种个人成见。要“复名”后的“南大”，开办“更多传播中华文化或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课程”的说法，间接地指出，“复名”是一种交易。

南洋大学的成就，来自南大人在教育事业上的不懈努力。如果南洋理工大学要传播中华文化教育，只要做出实际成绩，不需要围绕着“南洋大学”制造新闻，也没有必要先把持着“南洋大学”的招牌。马来西亚的一些学院，没有沾上南洋大学的称号，众人都看得出，它们正在继承南洋大学的事业；南洋理工大学执意要挂上南洋大学的招牌，众人也看得出，距离还是十分遥远。

同样的，南洋理工大学真心要传播中华文化教育，也不需要注入“南大精神”。南大精神是南洋大学历史时代形成的校风面貌，南洋理工大学应当能够建立真诚传播华教的精神面貌，有没有“南大精神”，完全不关痛痒。每一间大学都有各自的历史、各自的特点，不利

用各自的优越条件，去扶助中华文化教育，注入“南大精神”，“南大精神”也会变形的。

南洋理工大学真心要传播中华文化教育，也不需要制造历史的衔接。历史的衔接，要等到现实变成为历史时，才能有个推论，不是靠现在的文章和言论来断定的。没有南洋大学历史的衔接，也可以传播中华文化教育。扭曲历史来制造“传承”的理论，不能保证能够发扬中华文化教育。南洋理工大学做得到的事，不必说是得到南洋大学的“传承”，南洋理工大学做不到的事，空讲“传承”南洋大学，只有令人耻笑。

“前南大生”有心要传播中华文化教育，不必硬要南洋理工大学挂上南洋大学的招牌。南洋大学的名称，是靠过去南大人的奋斗而确立，随便到处张挂“南大”的招牌，只是在败坏南洋大学的名声罢了。南洋理工大学如果在传播中华文化教育有着可观的成绩，“复名”不“复名”，公众都会赞赏。多建立些令人信服的事绩，好过搬弄无谓的名字改换游戏。

“前南大生”要用南洋大学的名望和历史，去交换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中华文化教育的设想，恐怕不是所有南大人的想法。认定南洋理工大学要“复名”，也不能规定所有的南大人要去“认同”。所谓“认同”，与自己垄断见解，迫使别人服从，有什么分别？歪曲南洋大学的历史，制造各种“南大精神”，去迎合南洋理工大学，相信多数南大人都不致于赞同这样的交易。

“前南大生”极力推动的交易，不过是把南洋理工大学建立（“复名”而已）成为新加坡的另一间“南洋大学”而已。新加坡的现实，已经完全不同于六、七十

年代的社会，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大学”，和1995-1980年的南洋大学，是两间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大学。要把南洋理工大学当成南洋华人的“南洋大学”，应该听听南大人的怨言与不满，应该尊重1955-1980年南洋大学的历史。南洋大学为南洋华教披荆斩棘，南洋理工大学如果要步上后尘，应当从新努力耕耘。如果不能建立传播中华文化教育的事业，“复名”又有什么意义？

(22-2-2003)



请签名阻止理大改名

朱永安

被合并而消逝23年之后，“南洋大学”这个名字代表了这大学轰轰烈烈的历史，南大奇迹性的诞生和成功的完成其使命，已经成为东南亚华人一段宝贵的历史。现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是海外华文教育圈里众人皆晓，人人都要特别尊敬的华文最高学府！

南大和南洋理工大学很明显的是两间不同性质，而于不同时期，建立在云南岗上的大学，南洋理工大学要冒名“南洋大学”的潜在原因是甚么呢？南大和新大的合并会在新的南大历史里被删去吗？从1981年到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的非南大历史会涂掉吗？正名与1980年合并有何关系呢？正名是因为南洋理工大学当局热爱南大校友和南大吗？南洋理工大学里的西洋文化可成为南大的续办吗？这些问题都不是“正名”和“复名”可以解答的。

南大止于1980年，有不少南大校友认为，能在云南园里重新引用“南洋大学”的名字，是值得欢迎的，不必计较南大和南洋理工大学之间的差异，这是短期错误的观点，我们必须以长期的眼光来仔细审察。

长期和正确的观点；南大著名的历史早已经深刻在

岩石上，永远的记录为东南亚华人历史里辉煌的一部分，永垂不朽，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任何从2005年开始的“南洋大学”，不会有实质的意义，也不可能混进真正的南大历史里。可是多出了一部2005年后的南新大学历史，很明显的是荒唐之事。两间大学的差异是会越来越清楚的，南大的后代在将来，一定会责问我们，为什么在2005年没有阻止如此荒谬之事。他们会问：你热爱南大，为什么你会默认不同的南洋大学呢？

我们不要在将来会产生两部分别不同的南洋大学历史，更不要让南洋理工大学篡改真正的南大历史，所以我们应该赶快禁止该大学不适当的采用“南洋大学”之名。从社会良知来看，如果南洋理工大学改用“南洋大学”专名，是完全不合道德的行为。南大校友的支持行动是南大确保其至尊名声的最后一线希望，至少我们要签名支持，要求南洋理工大学当局放弃用“南洋大学”之名，这是身为校友们应尽的最低义务。将来大家可以骄傲的说：我有签名请愿去阻止南洋理工大学改名！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盼望马来西亚校友会和多伦多校友会能像以往一样，尽快负起领导作用，号召校友们签名请愿，把请愿名单附加于2004年出版的第三集南大历史里，记录下南大校友再一次的斗争。

(26-2-2003)

从合并看“复名”南大

林泰

1980年4月5日南大理事会发表声明，接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的第三项抉择：“把新大和南大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国大），使南大成为两个校园之一；一间理工学院将设在南大校园里。这间学院将是国大的一部份，并且和肯特岗的工学院保持联系八到十年。它将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核心。建立南洋理工大学的预定日期是1992年。”（见1980年3月29日李光耀复函黄祖耀）

抱着“明确地摆脱目前的南大，学生和雇主都将会把南洋理工学院或南洋理工大学接受为地位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同等的高等学府”的信心，南洋理工学院于1981年在云南园成立，1991年立法成为南洋理工大学。“如果不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没有可能挽救南大的。”（见1980年4月1日李光耀复函陈共存）

合并后的国大，“保存‘南大’的名称”，“南大”的名字还在，没有理由需要“复名”。南洋理工学院建设初期，处处在“摆脱”过去的“南大”，“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不至于取名“南洋大学”。因此，南洋理工大学要“复名南洋大学”，没有历史根据。只有歪曲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历史，掩

饰南洋理工学院建校历史，才能制造“复名”的理论。

南大与新大合并后，除了“保存‘南大’的名称”，作为“两间校园之一”外，并没有分开的新大或者南大学籍。怎样把一部份国大新生算入南大名册，耐人寻味。特别是在1980年，还未成立南洋理工学院时，国大新生怎样划入南大名册，令人疑惑。南大迁册，会不会还有更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名册迁移，不过是把名册从一间大学交给另一间大学管理。接受管理名册的大学，改名成为迁移名册大学的事，绝无仅有。

1995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宣布南洋理工大学简称为“南大”。从此，“南大”一词，含糊混淆。新加坡把“南大”当成南洋理工大学的代名词，把过去的南大称为“旧南大”，同时还出现“新南大”、“前南大”、“后南大”一类名词，花样众多。在新加坡以外，南大仍是当年南洋大学的南大。环境不同，用法不一。

当南洋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的将来，新加坡的“南洋大学”，将会变成为南洋理工大学的代名词，真正的南洋大学也将成为“旧南洋大学”、“前南洋大学”、……。到时，真正应该复名的倒是“前南洋大学”和“旧南洋大学”了。不知要等到那一个年代，新加坡才会为“前南洋大学”和“旧南洋大学”“复名”？

(5-3-2003)

复办南洋大学

鸟哥

跟南洋大学有过一段渊源的国际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最近在加拿大的国际南大校友大集会上提出复办南大的建议。

她的建议会引发什么实际的影响，尚未可知，不过，在我国却造成了微波荡漾。她认为复办南大，不一定在新加坡，也不一定是独此一家，在加拿大，在其他国家都可以复办南大，多多益善。於是，便有人想到了吉隆坡，当然，也有人认为还是在新加坡好，而反对党领袖林吉祥一下子就想起了槟城，他促请许子根首席部长率先响应韩素音女士的号召。

复办南大？南大是一间怎么样的大学，为什么要复办？很多人说它是一间华文大学，是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民族教育的堡垒；很多人也说过，它是华族的骄傲、华人的光荣，总之，那是华人之最：最爱、最崇高、最神圣。如今要复办，莫非是在恢复华族的骄傲、华人的光荣，或者发展华文教育、重建堡垒？骄傲和光荣在高级商业社会里没有一定的标准，有些人认为拿别人的屁股当自己的脸皮，是一种骄傲和光荣；有的人享到了局部自主权便引以为荣，骄傲地津津乐道。所以，华族的骄傲和光荣实在无从恢复，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共同的

骄傲和光荣。

近乎九十巴仙的华人早已经认命了，华文教育嘛，到高中三算啦，何必更上一层楼？於是，南方学院是不是一建华文学府无所谓，只要向独中生开一开方便之门，便对得起华社了；拉曼学院是什么货色都没关系，只要广收华人子弟，就有资格向华社筹募二千五百万元。其实也不止是认命，准确地说，应该是华社的一种新共识，大家都不认为华文最高学府是一项需要，有了它可能还是一种累赘。至于堡垒，更加不敢厚望焉。

最爱者当然希望南大得以复办，犹如一位母亲不幸死了，她的儿女们没有理由不希望它复活，死而复活的奇迹不只是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儿女们的希望也未必是一个幻想。然而，复活的南大应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南大生前也不是一百巴仙的华文大学，它的教学媒介语和课本中英文混合，混合的程度因人而异，但是，它的行政语言却是一百巴仙的华语华文，因此，云南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华语世界。

这样的一间半华文大学即使在当前的新加坡环境里，都还有不少的顾忌，客观的需要，时代的要求，似乎拗不过人的因素；马来西亚更不必说了，华人社会本身都没有了这项要求，最爱者惟有赶紧为它超渡，好让它可以快一点到英语国家的加拿大投胎，这是无奈何呀无奈何！

1992

复办南洋大学的美梦

敢梦

南洋大学是：1953年由创办人陈六使捐助五百万元开始号召，福建会馆捐献云南园 500 英亩土地，李光前赞助 1953—1957 总捐款之十份之一，林连登捐建南大图书馆（华裔馆），华人各阶层人士，从富商到三轮车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逆境中克服重重难关，办成的东南亚唯一民办的华文大学。风吹雨打25年后，南洋大学完成其基本使命，栽培了一万多名学子。可惜不幸的在1980年，通过合并而消逝了。

南洋大学轰轰烈烈的史迹，是天下绝无仅有，将来也不容易重演的历史。消逝后23年，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已经成为华人社会为维护母语教育权利的纪念碑，将永远受到后人的歌颂和赞扬。南洋大学之英名和历史，早已经可以独立永存，完全不必依靠对真正复办无能为力的校友，也不希罕搭上南大复名的顺风车。

中华文化基本和传统的原则，是所有南洋大学校友们都有的本质。对母校的评价，会注重其历史的伟大，不会把母校贬为“只是云南园里的一间大学而已”。对于母校的复办，大多数校友都有母校真正光荣复办的美梦，但实际上大家都自认力不从心，只好耐心地祈望，

这美梦会有实现的一天。也许100年后，会出现像陈六使一样的领袖，登高一呼，万山响应，雄心万丈的重办了南洋大学。我们怎能以个人短暂的年限，来窒息可以永存的南洋大学之名呢？越高尚越艰难实践的梦想，才是最值得大家一起共织的美梦。

一些不重视南洋大学历史的校友，把母校的英名给贬低了，也忘记了先贤的恩惠，是最不适合为捍卫母校出声的。他们可以参加策划校友联欢，也不妨交流商机营利，但千万不可胡扯，乱说云南园里的理工大学，即是消逝了23年的南洋大学。史实不可篡改，出名的“南洋大学”名字不该任意纳用，大家不要因贪小而失大，抹煞了先贤创办母校的丰功伟绩。

现今的世界级大学，大都有很好的校友办事处为其校友服务，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有许多事业已成功的校友慷慨捐助，是大学发展经费的重要来源。南洋理工大学只有21年历史，本身的六万多青年校友正在忙于谋生就业，还没有能力给予大规模的资助，它自然祈望已有更长的历史，和事业有成就的校友的扶持。刚好碰上了几个不重视南洋大学历史，和不求真正复办南洋大学母校的校友，一拍即合，互唱互和，一场“改名换史”的云南园戏剧，就由暗到明的开演了：从“空谈南洋大学历史和南大精神”开始，通过“渗入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推荐南洋大学校友”，“搬出陈六使铜像来”，“欢迎南洋大学校友回云南园”，“重做旧南洋大学活动”，“开一些华文课程”，“在南洋理工大学里重办南洋大学”，等等，最后以“2005年南洋

理工大学改名南洋大学”而告终。

其实，同名异质的两所南洋大学，只有同一校址的联系，中间有半世纪的鸡肋，不能前后连贯。如果假冒南大，势必永远成为众矢之的。好好的南洋理工大学大名给中断了，真正光荣复办南洋大学的美梦也全给砸了，对谁都没有好处。盼望这场戏剧的导演和主要演员们，能悬崖勒马，避免一错再错，重新三思，不要张冠李戴，冒冒然为南大复名，从而粉碎了“复办南洋大学”的美梦！

(8-8-2003)

南洋大学保名留史

解析

南洋理工大学要提高华文教育的水平，建高水平的中文系，让学生都能选修中文，这是很值得赞扬的。全力支持华文教育，是华校生的基本义务，是无条件的。1996年迁册之后，南洋大学毕业生都已成为南洋理工大学校友，可以名正言顺的直接辅助新母校。要专心搞好华文教育，有关当局不必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南大精神”。要支持华文教育，附庸权势的南洋大学校友，不必要借用“复名”和“宣扬南大精神”，更不必去滥用南洋大学的名字。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著名的第一间华文大学，虽然已于1980消逝了，但是其名号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而越来越显影，将会流传万古千秋。只要有出现像陈六使一样的领袖，登高一呼，万山响应，南洋大学就会卷土重来。所以，要拥有和纳用南洋大学的大名，绝不能草率从事，一定要真正复办南洋大学，追溯真实历史，不分国界，敬仰先贤，名正言顺地发扬母语教育。

如果南洋大学没有特殊因素，它就不会短命消逝。南洋大学消逝后，校友们时常重聚联欢，纪念母校，没有能力复办母校，就该无言自惭算了，怎么会争论“改

名是不是复办”呢？原因是有人又在出怪招。简称南大和毕业生迁册后，尚不适可而止，还想要赶尽杀绝，不让南洋大学保名留史。其目的是利用南洋理工大学的改名，来拥南洋大学的名堂，从此以后，不会再有复办南洋大学的舆论产生。

简称南大的南洋理工大学，在推动华文教育的大标题之下，以高谈南大精神为口号，以赞扬南洋大学校友为诱惑，以重演旧南大活动为宣传，以开放云南园和重修华裔馆作号召，目的是要所有华社和南洋大学校友，放弃复办南洋大学的美梦。拥护南洋大学的人士，自然不肯认同，结果反而被诬为“只顾仇怨，不能包容，缺乏前瞻”，呜呼。虎死留皮，南洋大学要保名留史，乃合乎天经地义，人人有责。尤其是南洋大学的校友们，岂可附和同唱“在南洋理工大学里重建南洋大学”的荒腔走调？

一些南洋大学校友，听信似是而非的论调，居然会相信停办南洋大学是必然结果，非人为之罪。随风使舵，要把南洋理工大学当作南洋大学的继承者，摇身变为霸权圈里的棋子。他们只记得云南园的景物，而忽略了南洋大学的真正实质，也辜负了先贤当年创办南大的一片苦心啊！

(18-8-2003)

附录： “南大复名”汇报会

根据《南洋商报》报导，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于11月2日举行南大复名汇报会，会上达致共识，认为有必要继续向新加坡政府提呈《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要求对方给予落实。

汇报会认为，在建议书基础上还须加入的内容包括南洋大学之父陈六使必须得到平反，以及南大牌坊不应搬迁，而应该美化，把牌坊周围的空地美化为小公园，同时立碑说明牌坊历史。

校友会主席杨天德说，南大1980年被关闭的事实已经载入历史，历史是不容篡改也抹不去的，因此校友不必为南大复名有可能被利用为某某人洗脱罪名而担忧。他相信，南洋理工大学如能符合校友会在建议书内提出的诉求事项，南大复名将可推动华文教育的发展。华教是千秋大业，实在不该为了以上的忧虑而误了前程。他希望大家能往大处着想，看长远一些，以造福后代子孙，忍辱负重。

杨天德说，马来西亚六个南洋大学校友会于1998年曾向新加坡吴作栋总理提呈《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其中包括两个原则，即：

1. 注入南大精神。南大精神主要是为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而无私奉献的精神，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艰苦奋斗精神；
2. 尊重南洋大学历史，保留创校宗旨和目标，照顾新马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意愿。

根据以上两原则提出一些建议，其要点如下：

1. 建议南洋理工大学采取灵活的媒介语方针，逐步把现在的单语改为华英双语。行政语文也改为华英双语。
2. 建议南洋理工大学增加录取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毕业生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合格中学毕业生，以贯彻当年南洋大学创办的宗旨。
3. 建议复办中国语文学系，及其他语文学系。
4. 建议新加坡政府修改南洋理工大学法令，使南洋理工大学名正言顺正名为南洋大学。

除了以上各要点之外，几乎所有校友都认为，南洋大学之父陈六使先贤必须得到平反，有关这点必须补上。

在汇报会上，校友也热烈发言，大都认为在听其言及观其行的同时，应主动出击，扮演时代的角色，化被动为自动，为后代子孙争取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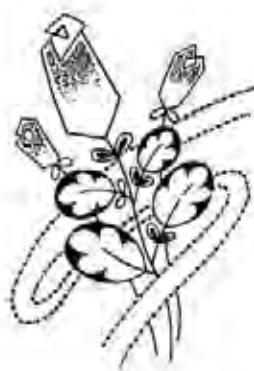
前会长刘锡通说，致力为下一代寻求最适当的新妈妈，因此须向新加坡方面提出条件和表明立场。

理事刘庆祺说，须澄清的是大马南大校友会并没有提出复名要求，这只是新加坡的建议。

署理会长林忠强及校友沈象扬俱认为，南大复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内容，例如设立中文系，并邀请北大教授讲课。

马来西亚联合签署的六个南洋大学校友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槟城南洋大学校友会、霹雳南洋大学校友会、马六甲南洋大学校友会、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及砂劳越南洋大学校友会。

(7-1-2004增改)



待尘埃已定之时

傅文义

所有的当代纪实，都会成为明天的历史，这是无人可以掩盖的。

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记载了1980年南洋大学被摧毁的史实。23年后尘埃已定的今天，民间史家已有定论，吴德耀博士、陈共存、黄文彬、许平等局绅、李成枫、林晃升、沈慕羽局绅、陆庭谕、刘锡通律师，傅孙中、孙勇南等人反对将南洋大学并入英文大学，留下光辉的名字。反观丹顿爵士等人相比之下要显得暗淡无光。

根据《南洋商报》报导，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于11月2日举行“南大复名”汇报会，会上达致共识，认为有必要继续向新加坡政府提呈《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要求对方给予落实。汇报会澄清大马南大校友会并没有提出复名要求，这只是新加坡的建议。

汇报会的两个原则包括重点：

1. 南大精神主要是为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
2. 尊重南洋大学历史

南洋理工大学(NTU)是英文大学，不可能做到维护和发展(华族)母语教育，它更没有尊重南洋大学历史。朱永安校友说NTU要把自己的历史混入南洋大学的历

史，我不重复他的论点，只想指出，华裔馆将归NTU所有，王赓武图书馆近来居然设在华裔馆，难道NTU会尊重南洋大学历史？反对改制而受害的校友大有人在，难道NTU会尊重校友的感受？

知道NTU复名真象的校友人数继续增加，情势已经开始明朗化：

1.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澄清复名只是新加坡方面的建议，没有给予支持。
2. 校友署名支持《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只有一部》，以保护南洋大学的历史作出发点，反对NTU用南洋大学的名字。
3. 10月31日南大毕业生协会主持南大之夜，NTU校长徐冠林博士发言，同意6月21日访问温哥华市的时候，南大校友中有反对复名的声音。
- 4.

反对复名的文章，突破报章媒体的言论封锁。

显而易见，NTU复名南洋大学是全体南洋大学校友的意愿的说法，已经彻底破产。

历史是照妖镜和箴言书，公平，同时也很残酷。多年之后，待尘埃已定之时，或有民间史家将NTU复名盗名之纪实加以分析和判决，写成历史，以警戒人心，亦为衰世之一救矣。

(8-11-2003)

保护南大的至尊名望

朱永安

南洋大学消逝已有20多年，到如今只遗留下它独一无二，轰动一时的史实。南大的诞生是不可为而为的奇迹，虽然只问世25年，它已在劣境下完成了教育华校高中生的重大使命，南大是新马华裔创办华文大学成功的见证。

现在“南洋大学”和“南大”不仅仅是代表我们的母校，它也是所有海外华人引以为荣的最高学府，象征着先贤办学的豪情和南大同学威武不屈的精神，包括了南大轰轰烈烈的历史，南大校友们的优良表现，也蕴藏着饱受冷酷社会欺压的哀伤。

南大培养出来的一万多个校友，在企业和学术上都已大有成就。饮水思源，很自然地发起了各种回馈母校的活动，可是南大校友意见纷纷，行动计划不能一致，有必要仔细分析有关南大的真实资料，才会有可能同心协力的保护南大。以下列出和现今南大有密切关系的事实，让大家参阅：

- (1) 南洋大学的至尊名望已经是不容更改的史实。
- (2) 南洋大学有25年历史，大约有一万二千校友。
- (3) 南大校友热爱南大，念念不忘景色幽美的云

南园。

- (4) 南大各地校友会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八届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第九届2004年定在槟城，第十届2005年定在云南园。
- (5) 有一批南大校友成立了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 (6) 有一批南大校友成立了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
- (7) 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南洋理工学院，共有21年历史。
- (8) 南洋理工大学本身大约有六万校友。
- (9) 南大毕业生被承认为新加坡国家大学的校友，多数已默认新加坡国家大学为新母校。
- (10) 有一批南大校友要求南洋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
- (11) 南大毕业生被承认为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多数已默认南洋理工大学为新母校。
- (12) 南洋理工大学的中文名字已开始简称“南大”。
- (13) 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热衷做南大复名的工作，谈论“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2003年7月26日)。
- (14) 最近以电子邮件调查南大校友的结果，绝大多数校友不认为南洋理工大学是南洋大学的

复活。

(15) 有一批南大校友正在编写南洋大学校史。

(16) 南洋理工大学已展开南大史研究。

(17) 已有七十多位南洋大学支持者署名“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只有一部”

把以上17项事实仔细的了解之后，各位校友就会胸有成竹。希望会有很多校友踊跃发表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各地负责联络交流的校友们，更要自动发表意见和立场，以身作则，鼓励更多校友参加讨论，不针对个人，只注重内容，大家共同以事论事，探求真理。现在让我先公布我个人的看法来抛砖引玉，盼望能引出更好的高明见解：

(一) 现今的大学时常颁发学位给特别挑选的外人，南大毕业生被承认为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人，是根据同样的道理，表示南洋理工大学看得起南大文凭。南大毕业生知道南洋理工大学已经是很成功的国际大学，多数已默认它为新母校。因此南大毕业生去到云南园是校友回校，会很受欢迎的，没有改名的必要，南洋理工大学的六万校友，照常理也不会要自己的母校改名。南洋理工大学不改名“南洋大学”，是相当明显的双赢决策。

(二) “南洋大学”的至尊名望主要是靠它举世无双的历史和南大校友的优良表现，所有南大校友都有义务要尽力保护“南洋大学”的至尊名堂，反对新马任何高等学府，冒用“南洋大学”之名，成立“假南大”。

(三) “南洋大学”的名望，和南洋理工大学完全

没有关系，而且其中时间也差了好多年。假如南洋理工大学不是建立在云南岗上，我相信根本就不会有人胡扯南大变成南洋理工大学。如果南洋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的话，我看会出现两种情况：

- (1) 南洋理工大学改名后，把其历史从21年改为47年，这是不可思议的篡改历史，有谁会相信南洋大学在1981年到1991年之间沦为南洋理工学院呢？
- (2) 南洋理工大学改名后，保持其历史21年，变成了一个“假南大”。南洋理工大学得到了什么呢？篡改历史和成立假南大都是有违道德之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才好。

(四) 真正的南大复校困难重重，恐怕要再出现一个亟不可为而为的奇迹才行，南洋理工大学只可当作新母校（由校友自由取舍），绝对不是南洋大学的复校。南大校友们的就业成功和社会贡献，就是回馈母校的表现，除了南大复校之外，大可出钱出力，去推动有助于发扬“南洋大学”名堂的公益事业。我们的南大虽已消逝，它的至尊名望却可永世不泯，这是编写南洋大学校史者不能不写的。

南大校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很自然的会谈论到有关南大的课题，大家互相交换意见，特别是代表南大各方面的校友，更加要为南大发出真正的呼声，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来保护“南洋大学”的至尊名望吧！

(8-12-2003)

复名不复名？

谭旭

十多年前，韩素音提出“复办南大”的主张。当时，马来西亚六个南洋大学校友会也呼吁续办南大，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主张“复名”。此后，“复名”自行发展，2005年将会假借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作为南洋理工大学“复名”南洋大学的庆祝大会。

今年1月，徐冠林接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后，“热衷做南大复名的工作”。徐校长以个人家庭背景，与南大校友善意交流，取得各方重视，引出许多校友竭力支持“复名”。当然，反对“复名”的也不少，不能达到成熟见解的也很多。“复名”与反对“复名”之间的争论，十分强烈。不幸的是，这些争论，造成校友感情严重的分裂。

不论支持“复名”与否，南洋理工大学计划在2005年，自称“南洋大学”。如果还有法律见解上的争执，新加坡有足够的法律人才，可以修改有关条文，使一切法律难题，顺利解决。看来“复名”之事可能势在必行。

“复名”的争论，可以让大家认识事件的发展。但是，如果不慎重处理，也会加重分裂，让有心人在幕后暗笑。

对南洋大学有关的事务，校友应该有义务表示意见，争取正当权益。但是，争取权益，不需要逐步改变立场。对南洋理工大学的事务表示意见，也不一定要先表示支持“复名”才行。赞成“复名”也好，反对“复名”也好，都可参与提供意见。只有超越争执，尊重对方的见解，才可以达到共识。

时代在演进，环境在改变，个别观点也许要调整。迈进老年的校友，在坚持本身的立场时，应该仔细了解别人的见解，认真看待别人的观点。各人的观点，同意与否，不可勉强。但是，大家都有发展中华文化教育的心，应该可以找到大家同意的见解。

“复名”原本是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的主张，徐校长在7月26日演讲词中，不断谈起“重建南洋大学”和“重办南洋大学”。校友想对南洋理工大学提供意见，应该超越“复名”，以“重建南洋大学”作目标，提出更好的建议。

(28-12-2003)

《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今日观

谭旭

1998年，马来西亚的六个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签署，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呈《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转眼就快六年了，新马的环境变迁不少，《建议书》的原有精神，会不会转变？

续办南大与“复名”南大不同，“复名”着重更改南洋理工大学的名字，续办南大延续复办南洋大学的精神。《建议书》表达了当时南大校友的一片心意。

《建议书》提出了八项建议，可惜没有讲明要实现那几项建议，才算基本上完成“续办南大”的目标。真巧，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杨天德在《访问南洋理工大学汇报总结讲词》中（2003年11月2日），归结了两个原则：注入南大精神和尊重南洋大学历史。这两个原则，阐明了“续办南大”的精神，也分清了《建议书》里八项建议的主从关系。

“注入南大精神”，像是英语教育者的说法，一向来都说“发扬南大精神”。内在的精神，凭靠自力培养，不是蓄意炒制、由外部“注入”的东西。“南大精神”，各家各说。“南大（南洋理工大学）精神”，“在对中国进军时”，声称华文教学为“开倒车”和“复古”。在这种限制下，维护和发展母语教育，只有

观看以后的进展。

近年来，南洋大学的历史，也开始有了各家各说。宣扬“南洋理工大学在1981年继承了南大”（大意，原文是“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ucceeded Nantah in 1981.”），显然不是“尊重南洋大学历史”。南洋大学创校宗旨和目标，新马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意愿，目前还未有被尊重的迹象。这一项“续办南大”的原则，也是只有观看以后的进展。

有人说，迁册一项做到了，收生一项做到了，中文系一项也做到了，……，“续办南大”的建议大体完成了。但是，“续办南大”的两大原则，并没有实现。如果不继续争取，“续办南大”将会化成乌有。

同一讲词里提出，《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应该补上“南洋大学之父陈六使先贤必须得到平反”的要点，几乎所有南大校友都认同。众多校友的心声，终于在这建议里，正式被提出来。

有关陈六使的公民权，区如柏在《重现陈六使的光辉形像》（联合早报，2003年8月16日）说，“几年后，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他的侄儿陈永裕到内政部领回他的公民权证书”。有人根据此文章，以褫夺陈六使公民权的事件，没有登上宪报，为平反消气。据悉，陈六使并非土生公民，褫夺公民权不必上宪报，但是，失去公民权却是历史事实。有关事件，真象不很明朗，（该文也没有清楚说明恢复公民权的确切日期），不应该就当作已经平反。

此外，讲词里声明“不必为南大复名有可能被利用

为某某人洗脱罪名而担忧”。复办南大，不应该以“某某人”做基础。既然不必为“某某人”担忧，那就不用再提起“某某人”了。特地提出“某某人”，反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呼吁“不该为了以上的忧虑而误了前程”，勾起校友的心结，“前程”不明确，倒不如放下不提。

华文教育，千秋大业，看长远一点，还是民族教育的千秋大业。民族教育的事业，本来就包含“造福后代子孙”的因素。“看长远一些”，不应该把民族教育的宏图大业，收缩成只是“造福后代子孙”而已。

《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的精神，怎样才是“忍辱负重”？“忍”受失败，自强不息，承继“续办南大”的“重”担，传递火炬给后来人。当然，随着“复名”的强势推进，续办南大转变成复名南大，也可乘上直通车，争得2005年复名大会的共荣。因此，是忍辱负重，还是求荣弃重，还得待看今后发展。

(7-1-2004)

附录：

《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摘要

信息录

1997年第六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前后，马来西亚的南洋大学校友会曾经邀请各地南大校友会，联合向新加坡当局提呈续办南洋大学的建议书。后来，因为时间关系(或者另有其他原因)，马来西亚的南洋大学校友会决定只由当地六校友会签署建议书，于1998年提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以下是《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中的主要建议。

关于教学媒介语：尊重南洋大学历史、创办宗旨和目标，以及照顾到新马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意愿，我们建议南洋理工大学采取灵活的媒介语方针，逐步把单语改为华英双语。

关于收生政策：我们建议南洋理工大学增加录取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毕业生名额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合格中学毕业生，以贯彻当年南洋大学创办的宗旨和目标。

关于开办各语文等学系：鉴于新加坡地处中西文化和国际财贸交流点，我们建议南洋理工大学逐步复办及增办如下学系及语言中心：

- a. 中国语言文学系；

- b. 英国语言文学系；
- c. 马来语言文学系；
- d. 东南亚研究系；
- e. 现代语言中心。

关于为南洋大学正名：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是完全没有任何关连的法定团体，……基于此，我们建议新加坡政府修改南洋理工大学法令或相关法令，使南洋理工大学名正言顺地正名为南洋大学。

关于南洋大学毕业生迁册法令：我们建议新加坡政府对涉及南洋大学的数项法令，作出必要的修改，以使南洋大学重生，同时使南洋大学校友及赞助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南洋大学作出新的贡献。

关于大学理事会：我们建议南洋理工大学理事会扩大组织，开放门户给新加坡以外的南洋大学校友，参与管理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务。……我们认为，除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派一名代表参加理事会外，马来西亚以及散居在各国的校友也应受邀委派代表参加大学理事会，……

关于前后南大同学的交流：我们也建议南洋理工大学聘请或邀请散布在全球各地学有专长，出身南洋大学的学者和专家及企业上卓越有成的南洋大学校友，回返南洋理工大学作长期、短期或定期的授课和讲学，以让南洋理工大学在籍学生认识南洋大学校友的成就，加深他们对南洋大学的认识。

关于历史问题的处理：我们建议，为了促进双向认识和谅解，南洋理工大学应向在籍的学生介绍南洋

大学的历史和成就。……

1998年5月26日

编者按：签署《续办南洋大学建议书》的六校友会是：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槟城南洋大学校友会，霹雳南洋大学校友会、马六甲南洋大学校友会、新山南洋大学校友会及砂劳越南洋大学校友会。



对有关“复名”计划发表声明

陈国相，詹文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简称理大）新校长徐冠林博士在上任前后，发表了他有意在2005年将理大“复名”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想法，并欢迎南大校友就这事提意见。

数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有关南洋大学的事，新加坡政府及教育当局是说了算的。所以对徐博士的想法，南大人所提的意见，未必能起任何作用。但是身为南大的校友，我们不仅有权利关心母校事务，在此母校管理机构不复存在的时刻，更有义务就母校的一切发表意见，维护她的声望和利益。

一。母校南洋大学是一所由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各阶层人士，为了维护华人学习母语的基本权利及保存和发展华人的文化而创办的学府。为了完成华人母语和文化的传承使命，南洋大学创造了一个充满着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的学习环境，而这个环境是植根于南大具备有以下的特点：

1. 华文为学校的主要的学习和生活语文，同时，学生也积极学习和应用其他语文；
2. 全校学生的必修课，包括中国语文与中国通

史，同时学生还可自由选修各种有关中国语文，历史地理，社会经济，以及东南亚华人的课程；

3. 学校图书馆藏有充足的中文图书，杂志，报刊；
4. 学生普遍参与各种以华文为媒介语的出版与表演活动；

5. 学校与华人社区建立了广泛的文化与学术往来。

母校从一九五六年开学，至一九八零被关闭，前后造就了二十一届总共有一万两千名毕业生。这大批包括华、巫、印裔的青年，是在以上的华人语文和文化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他们也为这种华人语文和文化的环境的继续生存，大胆向各方争取，付出许多代价。

鉴于以上的特点，南大成了东南亚完整的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带动了华文中小学校的发展，反过来，华文中小学的普遍存在，也给了南洋大学生存的保证。在六、七十年代，新加坡政府有计划地对华文中小学进行英语化，逐步减少了南大生的来源，削弱了南大的基础。接着，在一九八零年，新加坡政府又以南大学生来源不足为理由，关闭南大。可见，即使是在新加坡政府的眼中，南洋大学与华文中小学校是紧密地互相依靠的。

二。南洋大学无疑是一所与南洋理工大学截然不同和毫无相关的学府。理大有意启用“南洋大学”这个名字，在法律上必须先征得原南洋大学理事会的同意，同时必须先在校内恢复上述南洋大学的华人语文和文化的本质和特点，理大改用“南洋大学”为校名而又不负起贯彻维护华人母语教育和发扬华人文化的使命，不可能

得到爱护母校的南大人的认同。换名后如果只是有名”而无“实”，将很难避免被看成是“盗名”之举。

做为一所为了保护和发扬华人语文和文化的高等学府，上述南洋大学的本质和特点永远不变。鉴于当前华文教育在新加坡所处的脆弱境地，更须要一所真实的南洋大学来带动这局面。南大课程的具体安排，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调整，但是南大的实质，绝对不能改变。华族不会灭亡，华人的语文和文化得不断地受到维护与发扬。为了和中国作生意，在理大开办一些有关的课程，我们支持。为了振兴新加坡经济，在理大发扬所谓的“南大精神”，我们祝你好运。但是这些功利主义的东西，加加乘乘，仍旧不等于南大的实质。

三。徐博士要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复名”，应该按该校原名，复原为“南洋理工学院”。其实，徐博士可不必因为理大将办人文学院，而除去“理工”两个字。大学的实质，远比校名重要。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不仅校名没有“大学”两个字，而且还是美国最强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心。英国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也不受“经济”与“政治”的限制，而成为国际有名的社会科学和有关的自然科学学府。

四。徐博士已在理大开办中国语文学系，并安排该单位与大中华文化圈内的名校合作，这可当作在校内恢复南洋大学的本质与特点的第一步。可是，这离目的地尚远。要在一个纯粹受英文支配的环境里培养出浓厚的

中华文化气息，这个“入华”的过程，须时间，毅力，和对中华文化毫无质疑的认同和全面的开放，不是一个人单独想做就成的。所以，若徐博士真有诚意在校内恢复实质的南洋大学，恐怕不可能在二零零五年之前完成。

西方的大学也开办汉语班、中国文学系、或中国研究中心，但是因为它们是校内唯一的进行中华文化活动的单位，到头来只能像一座被“洋鬼子”所包围的含有异国情调的孤岛。要理大成功地“入华”，不可能只在校内想方设法，还得在新加坡重新制造一个尊重和维护华文教育的环境。这么重大的社会工程，得依靠整个社会的积极参与。还是等待恢复南洋大学的华人语文和文化的实质大功告成之后，才宣布“南大”正式复校吧。任务未完成却先在往前跨了一小步后就立碑示众，不但和表现为沉默耕耘的“南大精神”发生抵触，还让人们觉得在校内发扬“南大精神”的想法，只是说说而已。

五。徐博士将云南园的历史分为三个章节的作法有其可取之处。按他的构想，在第三章内，“理大”最终还原回“南大”。若真的有诚意致使早已被新加坡政府关闭了的南大在云南园重现，我们是热烈欢迎并大力支持的，因为这肯定了二十多年来我们所坚持的立场，即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和权利，任意关闭民众为了维护华人学习母语的基本权利及保存和发展华人的文化而创办的，而且在正常运作中的高等学府。可是，这一章的编写才开始，是不是继续由徐博士主持下去，支配他的工作环境是否会有变化，仍是未知数。

而且，既使他自己所极力推行的“入华”步骤，也未必能为这一章带进意想的高潮。他的所谓中国语文学系，也只不过是原来的亚洲语言中心等几个教学单位的重新组合和人事调整。他不但非常坚决地继续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还将带头在南大进行英语化的王赓武，栽置于旨在维护华人文化与传统的华裔馆。徐博士又在不同的场合，发表互相矛盾的讲话，来迎合在场的听众，更让南大人觉得，他在“南大化”过程中，刚刚走上路，就迷失了方向，或许本来就没有意思走到底。

同时，我们也要问，徐博士所倡议的，到底有没有得到新加坡教育当局应有的支持与配合？今年二月底，在徐博士提出要在校内发扬“南大精神”的数月后，新加坡教育当局宣布大学入学标准不再包括学生的母语成绩。在连大学录取新生的标准都不会考虑入学者的华文成绩的大环境下，怎能指望把名字换成“南洋大学”的理大会发展成为具有浓厚的华人语文和文化气息的大学呢？

所以说，南大在云南园的重现，虽然是所有南大人的心愿，但是，不管是新加坡当局，徐博士，或是南大人，该做的事还很多。徐博士宣称要“为南大做点事”，那就和我们一道继续努力吧。

六。对于南大人来说，我们可用最诚恳的态度，在理大的真实地“入华”“南大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督促作用，帮忙理大当局认清方向。我们可用最包容的作法，审评“南大化”的进程，确保理大在校内完成恢复南洋大学的本质与特点之日，即是改名为南大之日。

现在的东南亚的区域政治，必竟不同于几十年前，

在云南园的南大，或许已经失去了当年的“一支独秀”的特殊地位；或许有条件和若干兄弟学校共存，相互支持和保护。可幸，在西马还有几所继承南大的使命与传统的华文学院。它们正须要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其实，大批的马来西亚南大人，早已为这几所“第二代南大”作出努力和贡献。我们应该再接再厉，作好这维护华文教育的工作。不久前，有几位南大人提出办网上南大，又有人主张在中国的海南，建立起一所面向东南亚的南洋大学。最近，再有一群南大人发动在东马的砂劳越，创办一所崭新的南洋大学。

以上种种想法和主张，说明南大人发扬“南大精神”的心不死。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华文教育的花会再开，果会再结。

- ◆ 陈国相（史地系第一届，曾在加拿大贵富大学地理系任教，现已退休）
- ◆ 詹文义（政治系第三届，曾在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系任教，现已退休）

复名的真假理由

朱永安

南洋理工大学的复名倡议，分裂了真南大校友间的感情。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南洋理工学院，这学院完全不是真南大的延续。反对复名者坚持要尊重真正史实，不把南洋理工学院，荒谬地加入真南大的历史里。支持复名者则列出不少“理由”，真假难分，兹斟酌分析如下：

- (一) 为了避免分裂南大校友之间的感情，南大校友见面时，最好不要讨论南洋理工大学的复名问题。

正面观：呼吁真南大校友们不要讨论复名，是间接的协助复名，防止认清“南洋理工学院不是真南大的延续”，让当权者顺利地把真南大25年的历史篡改为50年。呼吁不要讨论复名者的口头禅有：“不必找心烦，永远讨论不完的”；有些甚至严责讨论复名为“出风头，窝里斗，没意义”。这种以“不讨论复名”而来协助复名的普遍态度，是南洋理工大学的高招，击散了真南大校友原有的团结。

- (二) 不继续采用“南洋大学”的金招牌，后人就会把这名字忘却，对不起创校先贤。

正面观：真南大是天下唯一面对官方阻力的逆境之下，民办的正宗华文大学。它是东南亚所有华人心里的无价之宝，后人绝对不会忘记真南大的名字和它轰轰烈烈的历史。适当的采用真南大之名，一定要壹佰巴仙的名正言顺，名实相符。

(三) 当权者关闭南大，易如反掌。如今要复名“南洋大学”，看来势在必行，要管也管不了。

正面观：真南大被合并时，很少人为它讲公道话，这是很遗憾的事。真南大的历史已经保留了二十多年，如今又要遭受无稽复名的篡改，真南大校友总该有几句公道话可说。管不了也得要管一点，以表饮水思源，知恩图报。

(四) 南大学术水平低落，不能吸引优秀学生，不合并的话，南大必将自灭。

正面观：当时只有两间大学学府，只要当权者不多方面的赶尽杀绝，真南大就有生存的能力。如果真南大不被合并，随着东南亚社会对华文的逐步需求，它自然会迅速发展，成为新加坡造就双语精英的优秀学府。

(五) 南洋大学可歌可泣的历史，后世自有正确的论断，不会因复名而改变的。

正面观：维护真南大的实质名望，是真南大校友饮水思源的表态，最重要的是要尊重真南大史实。我们的饮水思源是当前急务，不是靠后世论断可以亡羊补牢的。有心为真南大做点事的话，至少要认清“南洋理工学院不是真南大的延续”，不要指鹿为马，贻笑大方。

(六) 复名是为了推行华教和发扬南大精神，这将是南洋大学重生的明证。

正面观：策划推行华教和发扬南大精神，是未来的华教事业，大可直接进行，不须复名，也不须篡改真南大25年的历史为50年。将来的任何结果，都改变不了“南洋理工学院不是真南大的延续”的事实。

(七) 富有灵气的云南园，本来就叫做南洋大学，校名的更改，只不过是历史里一段曲折的发展。云南园最终应该又复名为南洋大学，完成历史的循环。

正面观：大学的校园是次要的，人力资源才是大学最重要的基本要素。真南大的伟大，是靠真南大人创造出来的。把真南大的所有人力资源铲除弃置之后，云南园里物是人非，早就没有了真南大。后来的南洋理工学院，和真南大素不相识，大可不必混史异梦。

(八) 既使真南大顺利发展至今，也会变成和南洋理工大学类似的大学。

正面观：真南大的传统精神，坚韧不拔，必然会一代一代的留传下去。有权势的当事人，很清楚这种不会自我消逝的中华文化，所以才会在1980年，坚决执行彻底脱离真南大的方案。南洋理工学院里，的确是找不到真南大的中华传统。

(九) 中国土地上的改朝换代，都已归入5000年的历史里。以此类推，云南园里的其他学院，也可

全部归入南洋大学的历史里。

正面观：人民是国家的最基本要素，中国的改朝换代并没有改换中国人民，改换的只是执政掌权者，中国历史五千年的基础是在于中国人（龙的传人，炎帝的子孙）。相似的：人力资源是大学的最基本要素，一间大学的延续，是基于其人力资源（教职员和学生）的延续。当事人在1980年，很彻底地脱离南洋大学，迁移了真南大所有的人力资源，造成南洋理工学院里，没有真南大的一将一卒。既然没有人力资源的延续，南洋理工学院就不是真南大的延续。更何况南洋理工学院蓄意轻蔑历史：遗弃了南大牌坊，铲平了雄伟的建国堂，关闭了华族皇牌的中文系。如此相反的大学历史，绝不应该被混入真南大的历史里。

真南大校友间的感情，在复名倡议的冲击下，零落疏远，远景堪虑。真的南大情原本是在真南大的历史里建立起来的。我们应该回顾、讨论和认清真南大的历史，让可贵的南大情，在美丽的脑海里重新点燃回来。从简单的交流对证，分辨有发生和没发生的真南大事故，不加太多私人意见，自然会有基本的共同点。有了足够的共识，即可中肯地看待现在，说不定还可以看到比较包容团结的将来。

(5-5-2004)

复名名不保

朱永安

南洋理工大学的无稽复名是基于南洋理工学院为真南大的延续，即是说“南洋大学不能自强，办学无方，改变宗旨，沦为学院”，这是很不合常理的。复名可能付诸于行，兹列下一些众人有目共睹的复名妙论：

(一) 南大在1980年根本就无法生存，如果不合并，南大必将自灭。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应该提早关闭真南大。在通用英文的社会，南大学位是贬了值的货币，彻底脱离过去的南洋大学是没错的；

(二) 南大从华文转为英文大学是势所难免的，所以才把整所南洋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加坡大学校园，这样才能够避免南大自灭；

(三) 历史含糊一点和不计较南洋理工学院是否是母校，那就可一起来复名。用回“南洋大学”，是全体旧南大生的心愿。把云南园里的所有学府都认成南大，即可把真南大的25年历史，轻易地改为50年；

(四) 有如海纳百川，能容乃大，校友们不要缺乏前瞻，应该以包容宏观之心，来扩展南洋大学的历史范围。只要承认南洋理工学院为南洋大学的延续，就可把25年历史加到50年；

(五) 复名不是改名，最重要的是把25年历史改为50年；

(六) 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以“名实相符”操作复名，已经和许多校友会领导人磋商，也有在公开演讲里解释过，所有可以讲的都已讲了，咱们何必拒人千里呢；

(七) 校友们何必争论真南大历史的史实是非，还是保持有利的友爱联络网和自己身体健康最要紧。南洋理工大学成功得很，大家认了吧，不必牵涉到历史史实和华校传统；

(八) 反正南洋大学已经不在了，委屈它为理工学院也无所谓，复名交易可以给我们好好的定位，何乐而不为？

(九) 复名可算是“实至名归”，也有些深远的实质效果，让南洋大学为人民建立文化；

(十) “有身份”的南大校友都支持合并和复名，开始是合作把整个南大搬进新加坡国立大学里面，接着是把南洋理工学院化为南大的重生，然后在2005年以“名正言顺”的复名来复史50年；

(十一) 对南大后期最有影响的是王赓武报告书。在古色古香的旧图书馆（华裔馆）里，最近设立了一间王赓武图书馆，在云南园里添补了点滴历史；

(十二) 南洋理工大学是政府资助的大学。官方已经批准复名，新加坡校友会也已经认同复名，接下来的复名大结局应由南大校友们决定；

(十三) 南大早期的毕业生是真正的创导先锋，南洋理工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不能算是发源人，改为第二

十二届毕业生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也不会在乎放弃理大的原名；

(十四) 最近南洋理工大学通过迎新周的传承之路，摆出了陈六使铜像，继承了南大传统，找回失却了二十多年的南大精神，声言2005年共举复名，使南洋大学添寿又添丁。届时真南大的校友们，可以一起到云南园里，汇聚和发扬各色各样的南大精神。

南洋大学的历史史实已经保存了二十多年，不会再更改的。对南洋大学的强弱好坏，自然会有很多看法，见智见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南洋大学没有沦为毫无华校传统的理工学院。复名的底牌是“南洋大学不能自强，办学无方，背弃了创校宗旨，在1980年遣走所有大专师生，沦为一间小学院”。复名的最大牺牲者是母校南洋大学的至尊名望和历史传统。

今天的事是明天的历史，不尊重历史的群众将不会尊重今天的事。如果真南大校友可以在2005年以无稽复名抹掉南洋理工大学，那现在的理大校友也可以在再过25年后（即2030年）如法泡制，利用复名来抹掉南洋大学，形成了每25年一次的“循环复名改史50年”，结果是两校历史都不能永驻。

让我们坦白地重申真南大历史仅有25年，在1980年被合并而消逝，没有沦为学院，而南洋理工学院不是真南大的延续。

(28-6-2004)

南洋理工大学“复名”倡议

正理

终于，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说：“一旦南洋理工大学发展成为一所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各学院有着优秀的教授和出色的学生，我们才能结合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考虑大学复名的问题。”

（2004年7月12日）

新加坡现任副总理陈庆炎也说：“南洋理工大学从1981年发展到1991年，才成为一所一流的理工大学。今后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才能发展成为一所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到时，南大校友再来考虑复名的问题。”

其实，如果专诚为大学改名，校方可以把它当作校务执行；新加坡人的事，外人不得干涉。但是，把改名当成“复名”来办，牵动世界各地的南大校友，制造“南洋理工学院是南洋大学的延续”、“南洋理工大学的历史从1955年开始”、“陈六使的公民权并没有被吊销”……等各种不顾历史事实的“理论”，“复名”已经不是校务。作为一间“一流的理工大学”，出此下策，恐怕无助声誉。

这些年来，“前南大生”通过“半官方”的舆论阵

地，为“复名”营造声势，大局已经一面倒。南洋理工大学校友的真实观点，却好像一直留在迷雾中。

“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似乎不把它（复名）当成大事”（徐冠林，《亚洲周刊》2003年3月2日）。“我们（南洋理工大学）的教职员，除了一些南大校友之外，多数对前南大没有任何认识，也没有任何感情。教职员尚且如此，学生更不用说了。”（徐冠林，《南大：回顾与前瞻》）

但是，“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会人数最多，应该有最大的声音，最大的决定权”（陈庆炎，2004年7月12日）。这个“最大的声音”响应的是什么？这个“最大的决定权”议决了什么？现在看来，还是一个谜。

南洋理工大学校友，考虑的是学校名称是否符合事实。“前南大生”，考虑的是，把母校的名称，套在南洋理工大学身上，为此不惜放弃母校的历史。“前南大生”的行径，说得轻微一些，难道没有一点自私的心理？

有趣的是，“复名”紧煞车后，复名者竟说：“这是南大生不够团结，才到今天这个田地。……持异议的南大生在网上以咄咄逼人的态度反对。现在，好了，终于复名无期了”。 “复名”阵势已去，大梦还未苏醒，仍然看不清现实。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最近说，新加坡仍然必须以英文为主要用语，这样的情况即使在50年后也不会改变（2004年6月23日）。50年看不到，10年以内，现实不过如此。真心要扶助中华语言文化教育，各个领域，有

着许多等待开拓的天地。

当复名者步步进逼2005年时，有没有考虑到，宣判“复名”，结果是满足部分校友的心理，增添有社会地位的校友的光彩，加重校友间感情的分裂。除此以外，就像南洋理工大学也叫“南大”一样，实际上是什么真正的意义。

历史事实，总要回复真正的面目。南洋理工大学是由南洋理工学院升格成立，“恢复”成另一大学的名称，根本就说不通。不论怎样布局，黑白对调，最后还是要垮台的。

(17-7-2004)

复名的基本内涵

朱永安

南洋理工大学不会在短期内复名南洋大学，这是谨慎明智的决策。复名即是南洋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和追溯其历史，复名不仅是更改校名而已，其重点是追溯历史到1955年，直接更改了双方的历史史实。

复名的时间表随时会改变，大家对复名要有正确的了解，才能阻止复名卷土重来。复名的基本内涵只有两项，必须得到所有有关团体的共识，才有可能导致合理的解决：

(一) 复名对南洋大学的影响：复名的追溯历史是荒谬无稽的把南洋理工学院当作真南大的延续，即是说“南洋大学不能自强，办学无方，背弃了创校宗旨，在1980年遣走所有大专师生，沦为一间没有华语的学院”，直接伤害了南洋大学的名望。其实，南洋大学是在统一招生(1974)与统一校园(1978)之下窒息死的，不能归罪于缺乏远见卓识。真南大是天下唯一在官方反对的逆境之下，民办的正宗华文大学。虽然已经消逝了二十多年，它始终是东南亚所有华人心里的神圣最高学府。

(二) 复名对南洋理工大学的影响：南洋理工大学是从1981年设立的南洋理工学院发展起来的，它的办校

宗旨以理工科为重，和南洋大学的华校传统毫无关系。南洋理工大学从零开始，在短期内成为知名出众的大学，有效率高和系统良好的发展史。把南洋大学的历史混进去，只能画蛇添足，涂污了这骄人的高效率历史，直接伤害了南洋理工大学的名望。

复名的基本内涵就是那么简单，真正关心母校的双方校友，一切都会以母校的威望为主干，不会舍本逐末，去注重高谈次要的外围枝叶。大学的实质是全靠所有教授和学生的素质，以人源为主，校园风景还是次要的，因此云南园的历史不能够用来取代南大的历史。复名对两校的名望都没有帮助，根本很早就应该被弃置的。

然而，由于有些“特别”人士不以大学名望为重，为了自己得到一些好处，不惜违背历史，把复名奉为“完成历史的循环、饮水思源、衔接新旧、承先启后、名实相符的好事，营造气氛，势在必行。幸好史实真理不易篡改，有关当局已经宣布不会在短期内复名。真正维护母校名望的校友们，自然是要无限期的展延迟这对双方大学威望都有害处的复名，而不会朝令夕改，卷土重来。

(28-6-2004)

理大复名南大的来龙去脉

朱永安

请诸位读者仔细审查以下有关南洋理工大学无稽复名的纪事：

- (1) 1958年3月30日：南大落成典礼是新马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参与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南大万岁的呼声，响彻各个角落。
- (2) 1964年：新加坡政府正式资助南洋大学。（见《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3) 1965年5月14日《王赓武报告书》：南大至今只负起一个有限度的任务，它只着重于造就大批毕业生，而对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学与研究的高水准，以及在多元社会中高等学府的基本目标，都不曾给予充分考虑。
- (4) 1968年：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见《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5) 1974年：南大停止在大马举行特别安排之新生入学考试。（见《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6) 1978年：新学年一开始，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全面融入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

。（见《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 (7) 1980年3月17日吴德耀：“南大可以造就适合这个基本上是亚洲人的社会、华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8%的新加坡各方面和各层次的需求。”（见《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8) 1980年3月29日陈共存：“我认为新大、南大相辅并存，共同努力，争取达到我国成为高等教育中心的目标，才是最好的方法”（见《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9) 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 (10) 1980年5月15日马华工商总会、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她是星马人民引以为豪的千秋大业。这种人民对教育的热忱，不仅不应扑灭，相反的，应该发扬光大”。（见《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 (11) 1981年：政府在云南园成立了南洋理工学院。
- (12) 1982年：南洋理工学院收生582名。
- (13) 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成为南洋理工大学。
- (14) 1992年6月28日：第一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
- (15) 1992年9月6日《星洲日报》：自从前南大讲师，享誉国际的女作家韩素音今年六月廿八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南大全球校友联欢会上提出复办南洋大学之后，曾引起舆论广泛的响应与支持。

马来西亚六个南大校友会代表，曾在今年八月九日在吉隆坡举行联席会议，进行广泛深入研究讨论，取得共识，决定发表联合声明，提出续办南洋大学要求。

- (16) 1995年：南洋理工大学的简称从“理大”改为“南大”；华裔馆开幕；新南大牌坊揭幕。
- (17) 1995年6月3日：吴总理参加在云南园里举行的第四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
- (18) 1995年6月4日《联合早报》：新加坡政府支持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的要求，把南洋大学毕业生的名册从国大迁移到南洋理工大学。
- (19) 1995年6月4日《联合早报》：吴总理吁请南洋大学毕业生，把南洋理工大学当成南洋大学的继承者。
- (20) 1996年：南洋大学毕业生的名册从国大迁移到南洋理工大学。
- (21) 1997年：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参加香港第六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
- (22) 1998年8月27日《联合早报》：潘受昨天在获南洋理工大学颁于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致答辞，呼吁政府和大学校方尽早把南洋理工大学复名为南洋大学。
- (23) 1998年3月30日：新加坡南大毕业生协会在南洋理工大学设立“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

- 。
- (24) 1999年：“如果时光倒流，希望能够更早关闭南洋大学。”
 - (25) 2000年4月2日：马来西亚南大校友会暨南大事业有限公司发起，正式成立“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
 - (26) 2000年6月16日：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在加拿大温哥华第七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上说，为了南大将来更好的发展，我恳切希望你们能把前南大和现南大当作是属于同一整体的先后，新旧发展的两个阶段。
 - (27) 2000年6月16日：加拿大温哥华第七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筹委会主席说，“我们这群南大同学，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对于这段重要不平凡的历史的记载，我们应该给义务的监督和指正。”
 - (28) 2000年7月25日《联合早报》：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华裔馆已联合展开南洋大学口述历史计划。
 - (29) 2000年7月25日《联合早报》：南洋大学旧校门牌坊，修复“南洋大学 1955”的旧貌。南洋大学校门牌坊，华裔馆(原南洋大学旧图书馆)和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都已被列为新加坡国家保存古迹。

。

 - (30) 2001年8月21日：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成立南大

校史编写工委会，将出版三本南洋大学校史。

- (31) 2002年6月8日《亚洲时报》：第八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在沙巴举行。联欢会筹委会主席说，1980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改名“南洋理工学院”。
- (32) 2002年6月10日《联合早报》：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博士，希望南大校方和南大毕业生协会以及其他和南大有关的团体，能继续合作，加强联系，使后南大生能继承南大的精神和传统，他也希望南洋大学早日复名。
- (33) 2003年1月8日《联合早报》：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接受联合早报专访，认为在2005年恢复正名南洋大学，是很自然而且可能的事。
- (34) 2003年2月12日《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只有一部》陈业开，江学文，傅文义，朱永安：“复名”南大，没有必要，也不合乎常理。真正的南洋大学历史只有一部，真正的南洋大学只有一间，从1953年开始，到1980年终止。支持者署名为<http://geocities.com/ntunotnu>。
- (35) 2003年2月16日《星洲日报》：《南洋大学正名或复名问题讨论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周日表示，南洋理工大学要正名为南洋大学，必须要遵循两个原则，即注入南大精神，以及尊重南洋大学历史。

- (36) 2003年2月17日《南洋商报》：《南洋大学正名或复名问题讨论会》澳洲校友说，真正的南大历史或只有一部，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从1953年开始至1980年终止。南大校友和支持者希望，南洋理工大学不要用南洋大学的名字，把自己的历史加入南洋大学的历史之中，两段历史又是互不相关。
- (37) 2003年2月26日《亚洲时报》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南洋理工大学的历史是追溯到1955年。
- (38) 2003年3月2日《亚洲周刊专访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不能说是势在必行，而是很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我今天其实可以做这个决定，不过现在还不需要。据我估计，下次（二零零四年）全球南大校友会在槟城聚会的时候，事情就更明朗了。
- (39) 2003年3月29日《联合早报》：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会支持复名南洋大学；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会长说，现在复名正是时候，“南洋大学”的重现，是全体旧南大生的心愿。
- (40) 2003年6月14日《加拿大卑诗省南洋大学校友会，南洋理工大学改名的好坏》校友轮流发表意见。
2003年6月21日：由前任会长安排，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在加拿大卑诗省接见15位本地校友。
- (41) 2003年6月18日《联合早报社论》走过“传承路”

成为南大人：今年该校4000名新生，在迎新周期间，还能在这最美丽的校园里，走过一条认识前南大的“传承之路”，负起承先启后的责任，正式做个南大人。

- (42) 2003年7月26日《南洋大学到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专题演讲：“在重办综合性大学的同时，我们不可错过把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联结起来的历史性机会。我相信，南洋大学重办之后，对华文教育会有很大的鼓动作用。”；“我们已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在华裔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移到楼下大堂，让每一个进出华裔馆的人，都能向他致敬。”
- (43) 2003年8月1日：南大五个校友会（马来亚、霹雳、马六甲、新山及砂劳越）的12个代表，应南洋理工大学徐冠林校长邀请，到该大学进行交流访问。8月2日，这12个代表与在任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大学校友12人，进行了坦诚的非正式交流，互相介绍个人的生平与遭遇，说出个人对将来复办南大的看法与见解。
- (44) 2003年8月12日《联合早报》陈瑞献专访：如果只是把“理工”两字去掉，来表示这是同一家大学，那毫无意义。但是，如果新南大由于地缘，乃至血缘的关系要跟旧南大的历史汇源，这不但

可行，而且可喜。

- (45) 2003年9月13日：华裔馆里的资料中心，改名为王赓武图书馆。
- (46) 2003年9月14日《联合早报》王赓武：复名完全应该是应该的，我们也等了很久。
- (47) 2003年11月7日：南洋理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合办工管硕士课程，校长徐冠林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时说：南洋理工大学在1981年继承了南大。
- (48) 2003年11月9日《星洲日报》李显龙在记者专访时说：因为南洋大学是在1955年兴学，一直到后来成立联合校园，再变成了南洋理工学院，最后是南洋理工大学，所以是有它的连贯性的。
- (49) 2003年12月26日：加拿大多伦多南洋大学校友会常年大会上，吉隆坡刘庆琪校友呈献许多有关复名的资料。本地校友对复名问题引起争执辩论，情绪激昂，最后议决多伦多校友会不针对复名发表声明。会长辞去会长职位。
- (50) 2004年1月14日《联合早报副刊》“南大校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很重视同窗之谊，深爱母校。不过，在爱校的问题上也常有不同的意见。就以这一年来，对于南大的复名及南大牌坊的是否搬迁就有不同的见解。有些校友支持南大复名，认为这是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际遇，也有些校友在网站上表示，母亲已经死了，不可能复活，

即使南洋理工大学复名为南洋大学，也不是原来的南大。”

- (51) 2004年2月7日《南洋商报》：大马南洋大学校友会会长说，只要南洋理工大学能够维持南洋大学的传统精神，配合现在理工大学的优点，校友会就可以同意把“南洋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
- (52) 2004年2月19日《南洋商报》：槟榔屿南洋大学校友会，于日前的常年会员大会上针对过去一年多来，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有关南洋大学名称问题，通过提案如下：遵循本会宗旨，维护母校信誉，坚决反对任何现有大学以“南洋大学”命名。
- (53) 2004年3月18日《加拿大卑诗省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年执委会》：本届执委会绝对不参与有关复名的活动。
- (54) 2004年6月16日《联合早报言论》“南大：留取丹心照汗青”：“南大复名除了有实至名归的思虑之外，或可由某些措施与安排带来更深远的实质效果。”；“2005年南大复名的庆典中，名正言顺追颁陈六使先生名誉博士荣衔。”
- (55) 2004年6月24日《联合早报》：“李资政说，南大复名与否，应由校友会来决定。”；“他过去为了区别旧南大和新南大，于是给新南大加上了

“理工”两个字。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跟旧南大已经很不同，要不要改变名称，就让校友会来决定，政府方面没有什么重要的立场。”

- (56) 2004年6月29日《联合早报言论》“南大复名是大势所趋，名正言顺”。
- (57) 2004年7月1日《联合早报》：重回南大黄祖耀出任名誉副校长。他早在1993年6月就建议南洋理工大学恢复南洋大学原名，发扬南大精神。
- (58) 2004年7月13日《联合早报》：南大校长徐冠林教授在毕业典礼的演讲上曾说：“一旦南洋理工大学发展成为一所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各学院有著优秀的教授和出色的学生，我们才能结合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友，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考虑大学复名的问题。”陈副总理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
- (59) 2004年7月14日《联合早报言论》不改名是明智之举：南洋理工大学本来就已经不存在什么“复名”的问题。从词义上来理解，“复名”就是恢复原来的名字，理工大学要复名，就是回复到“理工学院”，怎能“回复”到“南洋大学”？这不仅难有共识，也没有法理根据。
- (60) 2004年7月14日《联合早报》：随着南洋大学复名遥遥无期，它的校友，将从哪里获得动力，来对这个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南洋理工大学，作

无私和宽容的贡献呢？

- (61) 2004年7月14日《联合早报言论》南大复名：其实，理大与旧南大也没什么关联，除了说理大是座落在前南大的校园。旧南大既已逝了，就已不可能再重生，复名之说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说穿了，也不过是“同名同姓”，却不同人的复制品！若现在理大更名为南大，会不会若干年后，旧理大生又会再要求南大复名理大？如此没完没了地循环，将又回到起点，何不让已逝的旧南大就此走进历史？这样，相信对新旧南大生都是较好的决定。毕竟，大家也无需再为更名之事而吵吵闹闹了。
- (62) 2004年7月28日《联合早报》：走过传承路，成为南大人。超过2600名南洋理工大学的新生、校友和教职员昨天早上兴高采烈，踏上一条南大特有的“传承之路”。
- (63) 2004年11月26日《联合早报》：李光耀资政说，尽管这段历史至今已20多年，但许多校友对前南大仍有很深的情意结，至今仍有许多人希望现有的南洋理工大学，能恢复旧南大的名字。
- (64) 2004年南洋理工大学博士论文：陈六使与南大（利亮时）；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的关系（周兆呈）；南洋大学内的左倾思想（李慧玲）。

上述所列都是白纸黑字的史实记载，不容任何人士随意篡改，至于个中的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相信高明的读者诸君，内心都有一个公平的判断吧！

(18-11-2004)



第三辑

短评伟论

伟论华而不实，
短评掷地有声！

不明不白的“南洋大学”

冤伍

有人说，南洋理工大学改名“南洋大学”，保留了名字，不必埋没在历史里。“埋没历史”，或者在历史里埋没的说法，显然带有语病。保留在历史里，分明不被埋没。埋没了的东西，历史没能记载。南洋大学走进历史后，名字还是保留到今天。新马热心华教人士，都会知道南洋大学的历史。华校发展面对困难时，众人便会想起南洋大学当年的处境，也会重新唤起南大人的克难求存精神。南洋大学关闭了，南洋大学的声誉，南洋大学办校的精神，仍旧留存在支援华校人士的心底。不少华文教育机构，都有不挂南洋大学的招牌，却有发扬南洋大学精神的实际事业。

南洋大学这个名字，有什么价值？南大人为了开拓华校生的出路，万众一心，冲破困难，建成南洋大学。南大师生员工，在检讨和改制的重重压力下，努力向上向善发展，在国内外建立了实质的声誉。……过去的努力和成就，确立了南洋大学的名声。如果单靠四个大字，不见得有什么特别。南洋理工大学取了这个名字，也不代表任何中华语文文化教育的成就。

理工大学用上“南洋大学”的名字，不见得就会推进中华语文文化教育。正如鼓吹涨价者的普遍说理，涨

价为了提高服务。涨价是涨定了，所谓服务提高，经常都是幻影。从另一方面说，不涨价反要受到降低服务的威胁。理工大学发展中华语文文化教育的设想，会不会也是一种空中楼阁？

新加坡现代没有华文中学，南洋理工大学当然不能为华校中学生开辟出路。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中文系，脱胎于英语大学的汉学体系，能不能办得比国大和马大的中文系更具有特色，眼前还不能看出究竟。在英语至上的环境中，要真正传播中华语文文化教育，除了靠师生努力外，也得衡量所承受压力程度。要脱胎换骨，得看实际成就，不在校名叫做“南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改名的真义，是要把历史追溯到原先南洋大学的起点，包孕原有南洋大学的历史。理工大学当局立意要原南洋大学校友认同，让南洋理工大学摆成家长角色，“欢迎他们给学弟妹作个榜样”。根据报导，理工大学改名“南洋大学”，“最后决定还是新加坡办校的人”。理工大学当局取得家长的权威地位后，原南洋大学校友的事务，可就要“最后决定还是新加坡办校的人”了。

堂堂的一间大学，占用了原南洋大学的校园，还要进一步掠夺原南洋大学的一切。冤情深重的原南洋大学，可要被南洋理工大学闹得不明不白。南洋理工大学的“南洋大学”招牌，也将永远是一片不明不白啊！

(20-6-2003)

“南洋大学”代表的标志

朱永安

“南洋大学”这四个字，一向来就代表陈六使等先贤创办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历史，从1953年延续到1980年，它不代表1982年到1991年的南洋理工学院，也不代表1992年到2003年的南洋理工大学。合并关闭后，南洋大学静悄悄地留守在偏僻的牌坊，离开了云南园。

随着华文在商业上的逐步需求，“南洋大学”的名声也在华族人群里逐渐响亮起来，唤醒了华族发扬母语教育，举世无双的南洋大学历史。已寂寂无闻二十多年的南洋大学，突然变成了当地华文教育史里的大标题，无形中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到当时南洋大学合并的是是非非，使到有人心焦有人愁。九曲十三弯后，莫名其妙地演变出南洋理工大学，既可自号南大，也有可能于2005年复名“南洋大学”，为所欲为。然而，史实真理是篡改不了的，将来倡议复名的“南洋大学”和过去陈六使的南洋大学，时间有二十五年之隔，宗旨有天渊之别。“数祖认宗的承前启后”之谈，也许能够自欺欺人，却欺瞒不了天下所有的人。

对采用“南洋大学”这四个字，人人各有不同的观点，认同者说是复名，反对者说是盗名，明哲保身者和

中立者则不声不响，听其自然。其实，最重要的是在于“南洋大学”所代表的应该是什么标志要素。兹列下与南洋大学有关的标志作为参考，各位可以估计一下，自己内心的南洋大学，有无重大的意义，与南洋理工媲美，又有何出入呢？

1. “南洋大学”这名字是东南亚华社里最令人骄傲的古董。
2.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也就是东南亚华人的南洋大学。
3. 南洋大学的历史和精神，是东南亚所有华人心里的无价之宝。
4. 南洋大学是真正的华文大学。
5. 南洋大学校友有优良的创业成绩。
6. 南洋大学的历史遗留在校门牌坊、旧图书馆和建校纪念碑。
7. 南洋大学造就了许多华文中学毕业生。
8. 南洋大学有优良的华校传统。
9. 南洋大学有风景秀丽的云南园。
10. 四年同窗，多姿多彩的云南园学生时代生活。
11. 王赓武报告书和反改制学潮。
12. 南洋大学学位不受承认，校友自强不息，另找出路。
13. 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是重逢叙旧的好机会。
14. 南洋大学的消逝，是官方蔑视华文教育的里程

碑。

15. “南洋大学”这名字有存在的价值。
16. 留名“南洋大学”要保持其实质，永远给华族子孙后代瞻仰。

(11-11-2003)



南洋大学的梦

新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轮车夫、小贩、……各行各业，不分贵贱、不分高下，热火朝天地为创办南洋大学献砖献力。当年，支援义举的南大人，都怀抱着一个简单朴实的梦。梦里不是“南洋大学”的名字，不是什么大学的历史，不是什么大学的金招牌，更不是什么“南大精神”——人们的真纯愿望是：兴办“华文大学”。

当年的南大人，儿女能读上中学，已算幸运；指望自己的子弟踏进南洋大学的，恐怕为数不多。但是，大家都有同样的心愿，办起自己的大学，让有能力的子弟就读，同做华文教育的梦。

办华文教育，培植专才，造就有益社会的人物，所受阻力巨大。就读南洋大学的学生，被英语沙文主义者评为华文沙文主义者。南洋大学的梦境，妖魔丛生，狐狸也露出尾巴。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摧残后，南洋大学的梦，终于在“家长（新加坡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入英校”的情景下烟消雾散。

有人说，南洋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同时也说，南洋大学“大约一万零四百毕业生所作的贡献，没有人会表示异议”。由此可见，华文教育培养出来的是真正有益社会的人才，可是，华文教育者所受的待遇

却十分不公平。归罪华文教学，完全是恶意的指责。事实上，南洋大学是在全面改用英语教学后，逐渐走上关闭的道路。

这些年来，新加坡家长发觉“中国的崛起”，必需“搭上这列快车，从中受惠”。因为有利可图，一切都可起死回生。有人想借“复名”给南洋理工大学贴金，硬向南洋大学招魂，声称“不打算把南洋（理工）大学再改回以华文教学”，以此论定“华文教育，一定会有第二次的百花齐放”。

如果中国不“崛起”，如果“中国的崛起”受到阻挠，新加坡的家长不是永远不能再有南洋大学的梦？不用华文教学的“华文教育”，怎会有百花可放？

每一个民族，都要保有语文，都要发展文化。语文维系着民族文化，文化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保有华文教育，维持华人文化的根，华人社会才会生存和发展。只要民族不灭亡，华人仍旧要做南洋大学的梦。南洋大学的梦，不是名字的梦，不是改变历史的梦，不是树立招牌的梦，不是精神麻醉的梦。南洋大学的梦，仍旧是“华文教育”的梦。

老迈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只是南大人的一小份子，企望把持南洋大学的梦，致力策划成眼光短浅的“复梦”，不足以鼎承大业。新一代南大人会再接再厉，不受权势利诱，不畏困难与失败，再做千秋万代的真南大梦。

(28-3-2004)

南大，你在那里？

思南

1995年，南洋理工大学宣布采用“南大”的简称，大家好像都高兴一时。时间证明，那是天真的一厢情愿。“南大精神”，不过是自我陶醉的安慰。

云南园里，能够找回的“南大”，已经不多。

南大校友的记忆里，还有文学院和商学院。但是，它们已经不存在。原地上，立起了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宿舍。

理学院还留着红砖墙，可是，名字叫“Innovation Centre”。大礼堂（建国堂）已经销毁。这一带，建成南洋理工大学园地。有说南大是火凤凰，火凤凰从废墟里诞生。南大被摧毁，火凤凰是英语文化教育的南洋理工学院。

南大湖还在。靠近餐厅一头，先前的篮球场地，现今是儿童游玩场所。可能是要照顾教职员的子女，有意无意之间，也成为培养南洋理工学生心灵的场所。

云南花园外，先前是一片树林，现在建立了许多组屋。快速公路夹在两者之间，隔绝了人声吵杂，空气里始终混杂着车声和浊流。

这里，有个模拟牌坊。不知情的，在此留照，以为

见过南大沧桑。缩小的牌坊，不曾有过无字的年代；光鲜的面貌，没有钢筋水泥的气魄。假的东西，站立起来，永远不会高大。

旧图书馆（行政楼）现在是华裔馆，早已失去校园中心的特征，与旧有图片的气势，相差远了。

有人爱说，“假如南大还存在，不再是当年那个样子”。“假如”不是事实，却把事实编串成“假如”的结局。

纵使是历史古迹，也要遭受风吹雨打。事后的预言家，更不能保证云南园的命运。云南园会有所变迁，但是，它的历史，隐藏着南大的过去。这里有过众人的欢庆，撒过大家的汗泪，流过南大生的命脉。人们总要回顾过去，正视现在，才能把握未来。

南大的现在，早已走出云南园。南大的现在，校友足迹散布六洲三洋，驰骋在世界各地。再过几天（12月10日），南洋大学的校友，将会举行第九届全球联欢会。

南大的将来，倚靠马、港、泰、新、印和南洋各地，热心华文文化教育人士辛勤耕耘。真心的人，仍然自强不息；母语文化教育，终究会万古长青。

(5-12-2004)

自添的25年历史

朱永安

南洋理工学院是在1981年从零开始，没有南洋大学的一将一卒，而南洋理工大学则是从南洋理工学院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仅有24年历史，在前任校长詹道存教授管理下，一路来都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办学，迅速的发展为世界知名大学。2002年9月6日，南洋理工大学在毕业典礼晚宴上，推荐新书“Coming Age (The NTU Story Part II)”，隆重的庆祝其真正的21周年庆典。

至于自添25年历史，则由2003年开始倡议，经过历程如下：

- (一) 2003年1月8日，南洋理工大学新任校长徐冠林教授接受联合早报专访，认为在2005年恢复正常“南洋大学”，是很自然而且可能的事。
- (二) 2004年7月12日，徐冠林教授在毕业典礼上宣布，要等发展成为一所顶尖的综合性大学之后，才考虑复名“南洋大学”。陈副总理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须化十年时间。
- (三) 2004年11月27日，徐冠林教授在“校友回校

日”宣布，将于2005年举行全年活动庆祝50周年。

于是在风景优美的云南园里，出现了可以伸延历史的妙论，南洋理工大学自添的历史，即是南洋大学旗下风风雨雨的那25年。南洋大学的校友们，都被历史伸延的狂浪给并吞了，冲散了“同窗之谊”，淡漠了“校友之情”。“南大”是南洋理工大学的简称，而“真南大”才是历史非凡的南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的延史传奇，改写了南洋大学的真正历史，能够不犯众怒是难以理解的。除了“地利人和”的护身符之外，到底是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大道理来平抚人心呢？

那边厢也有人认同“南洋理工大学50年历史”，发表似是而非的妙论：

- 利用延史来厘清1955年创办的南洋大学是华文教育的堡垒。
- 延史对华文教育会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 华文教育苟延残喘，须要延史25年来拯救和复兴。
- 延史将复兴华文教育，建设完善的华文教育系统。
- 利用延史来解除华社对南洋大学的情结，表现华人对母语和中华文化的热爱。
- 改写南洋大学历史，删除一些问心有愧的史实。

——以云南园为主，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是同一间大学，不必再争论是非曲直。

这边厢也有人认同“南洋理工大学50年历史”，认为可能得到的利益：

——以往协助关闭南洋大学的有关人士，可以祛除多年来在心里头的大疙瘩。

——有一些南洋大学毕业生可以骄傲自满的说，“本人乃著名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

——南洋理工大学增加一批事业有成的校友，可以为母校出钱出力。

——为感激肯出钱出力的南洋大学毕业生，南洋理工大学可以补发文凭，皆大欢喜。

全球各地南洋大学校友会已择定2005年6月18日，为南大创办50周年的大日子，要个别在各地举行晚会。问题是纪念母校50冥诞呢？还是庆祝南洋理工大学50周年？“纪念50冥诞”和“庆祝50周年”相距千里，意义迥然不同，应该以多数校友会的意见为依归吗？各地校友会能够两边通吃吗？校友们能在一起共度意义完全相反的晚会吗？大家不如回返到1994年的构思：只有一个“不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南大，先尊重和承认两个不同的历史，然后才共谋对策，寻求大家都可接受的最佳方案！

(8-4-2005)

徐冠林讲词读后感

朱永安

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教授2003年7月26日的专题演讲词里，引用南大二字一百多次，混淆了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没有列出2005年要改名南洋大学的理由，也许改名和复名，未必势在必行。让我们看看徐校长对各方面的立场和建议。

徐校长述南大史：南大在众志成城之下诞生，1953年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全体新马华社响应，建立了南洋大学，这是一段轰轰烈烈大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南大被合并，是这段历史中一个令人痛心的结果。南洋大学成为了历史名词，只留下众多校友和华社的南洋大学情结，这情结是华人对母语和中华文化的热爱的表现。

可能的结论：南洋大学很自然的是代表1953-1980南洋大学的专用名字，不许他人任意采用。

徐校长分析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的不同：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国际化的产物，开始时只在共用校园方面与南洋大学有关。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都简称南大，但是实质很不一样，此南大已非彼南大。南洋理工大学是一个完全以工科为主的南洋理工学院演变而成的系统，与中华文化，与前面的南洋大学没有多大的关

联。其实，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学语言仍然是英语，整体结构和中华文化的传统还挂不上钩。

可能的结论：南洋大学不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除了共用校园，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是不同时期，没有关联的两间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与南洋大学历史的伤口无关，也谈不上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传统合而为一。

徐校长对南大复名的看法：在南洋理工大学衔接新旧南大的工作，不是受到更高层次的指示。推动南大复名的力量，是来自南洋大学校友和来自华社。在重办综合性大学的同时，要把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联结起来。重建南洋大学，和引进南洋大学的传统和精神，是徐校长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工作重点之一。

讨论：真正辉煌的复办南洋大学，一定会得到所有南洋大学校友和华社的热烈支持。改名不是复办，那有知名的南洋大学校友和华社领袖，会愿意把南洋大学的大名，奉献给没有多大关联的南洋理工大学呢？

徐校长给南大精神的定义：是南洋大学那种在艰辛挫折中成长，不屈不挠，勇敢迎战生命的精神。也是南洋大学创校的自强不息、自立更生、力争上游、热爱文化的精神。其优点是以精神培养为重点、敢拼，能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愚公移山精神。新加坡缺乏自发的创业精神，现在正是在南洋理工大学，注入南大精神的重要时刻。

可能的结论：南洋理工大学随时可以提倡各种高尚优良的精神，没有必要扯到改名南洋大学。南大精神已有太多的不同定义，不能用来认同南洋理工大学。

徐校长如何为南洋大学做事：必须正视南大的历史，让倡办人陈六使先生找到合理的定位，在学校里作出衔接新旧南大的恰当安排。商讨如何重修华裔馆。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移到楼下大堂，让每一个进出华裔馆的人，都能向他致敬。续用中文名字南大，接受南洋大学校友的迁册。

可能的结论：最重要的还是要尊重南洋大学历史，避免争用其万古长青之名。

徐校长论华文教育：现在在新加坡提倡华文，已经有了符合经济利益的务实理由。必须重建一个高水平的中文系，甚至在东亚名列前茅的中文系。开创更灵活华语学习环境，让所有学生都能选修中文课程，提升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水平。向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大学取经，邀请知名的教授前来讲课。

可能的结论：鼓动华文教育是很好的新方向，所有华教出生的人士，一定会全力支持，与改名南洋大学无关。

由华校出身，非常能干和颇有人缘的徐校长掌舵，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一定会在南洋理工大学里百花齐放，再加上优良精神的注入，就会培养出适应力很强的双语精英。因此，与南洋大学无关的南洋理工大学，没有必要争用南洋大学之名。

(1-8-2003)

访谈录读后感

旁观者

今早，我打开某校友所介绍的Strait Times英文报上所登载，有关南洋理工大学要改名为南洋大学的文章。这是有关记者采访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的访谈录。我特别聚精贯注，要领悟文中的意思。

不知为何，竟有许多挥之不去的思想萦绕着我。我索性随意录下这一鳞半爪，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如果任何人再详细研究，一定可以发现很多不妥之处。

早年我自南大毕业后，因为南大文凭不被承认，为了长久之计，逼得又到新加坡大学拿一张被承认的荣誉学位。（南大学位在1968年才被有关当局承认。）

以这张文凭，我倒是很快在英文至上的新加坡工作。待遇还令一些人羡慕呢！也许这份工作得的容易，是拜托我有的那张新加坡大学的文凭吧。其实那两年在新大是混日子，目的是为了拿到那张通行四海而无阻的文凭，对我的做人方针，人生哲学，思想行为，有影响吗？也许，新大可以回答此问题。

许多南大毕业生，因学位不被承认而逼得到出洋深造，或就地从商，有的甚至办起工厂。这都是我在西方社会混了几年后发现的大秘密。许多南大生，在西方国

家，能当上院长，科学家，教授等，事实说明南大的学术水准，并不如人们所贬之低。这些南大毕业生，背景虽是受华文教育，而能在英文至上的西方国家，需要高等知识学术的部门大显锋芒，出人头地，担任重要的职位。这事实可以封住那些批评南大英文水准低之辈的嘴巴。

学位不被承认，被逼上梁山，因祸得福。这些受中文大学教育的倒霉者，却为自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除冠林教授所说的 *a can do spirit and willingness to try the impossible* 是指这股敢闯的傻劲吧？又说：*Nantah Spirit is a Spirit of fighting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never giving up, a willingness to struggle despite personal sacrifices.* Yes, NTU students should draw from NU heritage and build similar spirit of self-reliance and perseverance. 但多数受英文教育的，有好职位等着，可以有舒适的生活。现在可以享福了，何必去乱闯呢？

而受中文教育的，就没有这种福份。除非可继承祖先的产业，不必靠自己所受的教育谋生。否则不拼搏不奋斗，只好挣扎生存，甚至束手待毙。在我看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话有一定的道理。那些到国外的南大生，虽不是深造，但能在国外生活，亲身体验国外的风俗人情，看看外国的景物，百闻不如一见，这种经验是金钱买不到的。他们的见闻和生活习惯，应该会比被优职高薪所挽留在本国的人丰富。就以教育政策来说：这里，小学就开始训练培养孩子学独立思考。初到时，当六，七岁的孩子告诉我说他们有 *assessment*，有

Project。我真的吓了一跳。在我学生时代，到了大学时期，才有资格提到这些名词。

虽然我在西方国家生活了近三十年 在西方社会这么一段长时间，但无论如何，我的想法还是倾向于“华人的传统”。

为什么有近三十年之久的时间，几乎天天和西方人打交道，他们的价值观，人生哲学还不感染我，改变我？反而是他们有时被我的“东方思想”所导引呢？

我自小受中文教育，二十多年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尤其是中学前的几年，我的价值观，品性标准，已定了型。近三十年在西方人中打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外表上有些改变。但内在的本质，还是以“中华文化思想”为基础。到今天，我还在学习。要我能完全领会西方的文化精神，以我的有限天资和领悟力，这一辈子实无法做得到。从小学至大学的前十几年的华文教育，为我定下了“东方思想”的基础。同样的，自小在西方社会生活，受西方教育所感染所熏陶的年青人和成人，要他们真正的“进入”中华文化的精髓，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努力学中文，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汉学”专家。可能懂得讲普通话，会写会看中文。他们会中文此语言文字，若说明白了解中国文化，应该还有一段距离。

理大有雄心，希望在几年内就要培育出一批年青人，不怕艰难，肯吃苦，自力更生，逆流上进，不向劣境妥协，这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虽有此目标，也不应该是要扯上南洋大学，要和她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也不该依此做为要把理大改名为南大的理由。这些年青人,有的可能本是温室中长大的花朵。要训练他们有不怕风吹雨打的毅力,在理论上也许可以成功;但恐怕在实践中要跌倒;恐怕只有少数人能藉着困苦找到了丰满的生命。

理工大学已是世界上有知名度的学术机构,理应朝着自己已定的方向发展。为什么要改名为南洋大学?南洋大学早已不存在了,此两间大学,除了所在校址同是云南园外,我看不出她们有相似的血缘亲属关系,可以一脉相承。如果硬把理工大学和已名存实亡的南洋大学扯上关系,说理工大学是南洋大学的后半身,这似乎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

1992年我曾到云南园凭弔。除了一些景物我还依稀认得外,其他都是那么的陌生。四周都是刺耳的英语,和摩登新潮的衣著。我太落后了。但我心中想,如果南洋大学还存在,至少还会听到普通话的声音。虽然时代不同,南洋大学会有一些改变,但我相信教学媒介,应该还有中文,也不必特意的制造普通话的学习环境。

在访谈中,徐教授说: *The danger is getting so caught up with the past that you lose sight of the practical issues of running a university within the Singapore context today. For example, I have made it clear it is utterly impossible, nor do we intend, to revert back to Chinese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What we are trying to build today is a multicultural university, not a Chinese university like Nantah was . But it was also not an English university.*

We want to look more like a Chinese university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because that helps us get in. and more linkages with our neighbours Malaysia and Indonesia.

It is an expression of love for the mother tongue and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a deep-seated feeling of loss and homelessness. to most people concerned, Nantah died in 1980.

Today, it's just a practical mean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要把理工大学改名为南洋大学，是为了“金钱”，

是为了使新加坡人在语言没有障碍的情况下，和中国大陆有生意上的来往，而不是真正的要培养能了解中华文化，肯吃苦，有毅力，不见风驶舵的新加坡年轻的一代。难怪几年前，有这样的说法：为了向“钱”看，所以新加坡人在普遍的学中文。在这种先决条件下 "we want to look more like a Chinese university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because that helps us get in....." 是否是“要保护发扬自己的文化呢？”这只有当事者心知肚明。为何不从小学开始，就让儿童有机会被中华文化熏陶？这样，理大后继有人，才会栽培出有“中华文化气息”的学生。

理大可以另用其他“吉祥”有意义的好名称。也应朝着徐教授所说的 to build a multicultural university, Not a Chinese or English University ... university within

应该培养有毅力，能吃苦的学生，这种品质的年青人，不应该只是南洋大学的“专利品”。精神或原则，对一个人的生命和成长，是极其重要的。最怕的是当风浪来的时候，像叶子那样飘摇不定。如果一个国家大多数的国民是这种“料”，国家的前途将是一片渺茫！

许多人花了许多时间精力，在“复名、改名”上辩论得耳红面赤。甚至弄到有的南大毕业生组织要瓦解，值得吗？“复名”或“改名”若成功，可能会遗臭万，也可能流芳后世，见仁见智，各有不同。

把陈六使先生的铜像从“冷宫”中挖出来，放在注目的“lobby in its main hall”，只是外表形式。这样的形式化，能平抚许多受了创伤的心灵吗？这些受伤者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我经常说，为了复名，改名，许多校友花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辩论，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伤了感情，南大协会四分五裂……值得吗？有许多人反对复名，改名，是坚持一个原则。岳飞，屈原等民族英雄，爱国诗人，为什么没后人篡用其名称？是孤陋寡闻的我不知道吧。如果许多人认为 Nantah Spirit 是可贵的，那为什么理大不朝此方向发展？其实这种 spirit 应是人人所拥有的。

世上有许多有意义的名称，如果理大另择一名，不要在复名，改名南大，这个问题上钻牛角尖，事情也不至发展到今天的地步，那不是更好吗？

(30-1-2004)

徐冠林的办学理念

林泰

自从徐冠林上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以后，南大“复名”一事，牵动了内外外华社人士的神经。这一年多，徐冠林办学的理念，大体也明摆了出来。

徐冠林自称“热衷做南大复名的工作”，没有“受到更高层次的指示”。但是，对于新加坡的环境背景，在在紧密跟从。徐冠林引述了两位总理的政策和讲话：

“他（李光耀总理）坚持设立特选学校，提倡母语教育，直到今天。他把三位孩子都送进华校，和他本人坚持学习华文与提倡儒家思想，也是他对中华文化的肯定。”

“这个政策，使华文教育到今天还能苟延残喘……。也是李资政的鼓励，对南大精神的认可，让1995年南洋理工大学把简称改为南大，……”

“去年吴作栋总理的国庆讲话，给新加坡群众带来了华文实用价值的启示。”

两位政治家饱受英文教育，所谓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的观点，大是从英文教育者的观念去诠释。用鉴赏和实用的观点看华文，与华文教育者对华文的内在体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新加坡的第三代总理，从小在华校受教育，上任后或者会有所改进。

不论如何，徐冠林基本上是“密切配合着新加坡教育的未来发展”，根据“策略”办事，推行“以英文为主的国民教育”，继续以“务实战胜了传统文化”。

徐冠林“在一个说华语，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家庭长大”，中四毕业后，“由华人英”，发觉“华人重感情，关系，有时会为此误了大事”，西方文化的“优点是能就事论事，能以客观的立场解决感情上纠缠不清的问题”。

当上南洋理工大学校长，是工作上“由英入华”的开始。但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教学语言仍然是英语，整体结构和中华文化的传统还挂不上钩”。徐冠林“并不打算把南洋（理工）大学再改回以华文教学”，因此，“由英入华”，应该还是保持西方文化的“就事论事”，不会根据中华文化去“误了大事”。

不像“由华人英”，“由英入华”不能当作‘从英文源流转入华文为主流’——“不可能开倒车”。“由英入华”的目标是：

“掌握有关中国语言、文学、文化甚至政治、经济等的知识，到中国去时，能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要以南大精神的基础，在对中国进军时收事半功倍之效”。

“懂华文，应该能在中国做事时占点便宜。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系统不做出恰当的改变，在未来，就可能被上面这些努力学华文的外国人，抢在我们前面。”

很明显的，徐冠林是要用英语（文化）的根底来掌握中华文化，在对中国进军时占点便宜，免得“让新加

坡人落在外国人后头”。 “由英入华”的说法，与“密切配合着新加坡教育的未来发展”的观点，完全一致。这种理念，表面是为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确实是為了“务实”的新加坡经济利益。

现代大学，民主意识盛行，鼓励学术百家争鸣，让各派论点发挥，寻求各类问题的合适解决方案。徐冠林走马上任后，对外宣传和联络，公关事业搞得足透，到处留下良美的个人印象。处理事情，民主程度如何，还待进一步事实的证明。

徐冠林“在一个说华语，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家庭长大”，具备同情华文文化教育的善心，“要建一个在东南亚，甚至在东亚名列前茅的中文系”，使“南大（南洋理工大学）可以做点贡献”。在英文主流的环境中，“密切配合着新加坡教育的未来发展”，进行“由英入华”工作。祝愿徐冠林在体制的容许空间，取得最大的成果。

徐冠林在《亚洲周刊》访谈上表示，南洋理工大学“认同前面南大的历史”，“欢迎”南洋大学校友“给学弟妹作个榜样”，发出了南洋理工大学的权威指示，也向南洋大学校友作出“亲善的欢迎”。

徐冠林一意要把南洋理工大学的“历史”，“追溯到一九五五年”，声言“我今天其实可以做这个（复名）决定”。徐冠林不是南洋大学的过来人，混淆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事务，励行南洋大学的家长权威，可能造成南洋大学校友的全面分裂，也将在南洋大学的历史，留下另一次沉重的永恒悲痛。

(12-4-2004)

新的长征之路

傅建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华校恢复创办，对师资需求殷切。柔州教育局采取应急的措施，声明初中肄业者可参加华校师训班受训，为期三年，毕业后即成为合格教师。在机缘巧合之下，我报名参加师训班，随即被派往乡间小镇执教，由此开始我漫长的教学生涯。

简朴无华的乡居生活，使我养成长期进修的习惯，也使我蓄有“向外闯”的冲劲。我于一九五五年三月间，参加由林语堂博士主办的南大先修班入学试，旋即就读于文科班，并在年杪考试及格。一九五六年报读南大，成为南大第一届文科生。

毕业后我返南马笨珍培群中学执教，马来亚政府不承认南大学位，当时月薪仅二百多元，常年没有加薪，待遇等同廉价劳工，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我在家乡（笨珍）苦挨了五年又六个月，有同学友好建议我到新加坡报考新大中文系入学试，为自己打开一条生路，否则焉能养家活口？今后何去何从？我面临抉择。我自忖成败的关键在于自己，只要自己有意志、抱负、或许还有可为。

人处逆境，无可奈何。百般无奈，为生活所迫，我毅然赴新参加一九六六年五月间的新大中文系入学试，

笔试及格后就读中文系荣誉学位班，为期两年。在那段备尝艰辛的日子里，我面对功课及经济的巨大压力，同时还得兼顾家乡妻儿的生活。所幸同窗挚友纷纷向我伸出援手，江兄促请我到他家暂住一时，为我节省食宿费用。叶兄介绍我到黄昏班教课，以纾解我面对的经济压力。校方也颁发清贫助学金给我，即时化解了我的后顾之忧。在此，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九六八年五月杪，我在立化政府中学执教，师训毕业后即成为合格华文教师，同时也成为新加坡公民。由于新、马两国教育制度的差异，我没有获得追薪，甚至年薪也不获追算，一切从零开始，可谓损失不赀。我任教于立化中学达九年又六个月，同事相处和睦、合作，学生勤勉向学，上课秩序井然，少有旷课及缺勤，会考成绩冠于榜首。如今想来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一九八〇年四月，我转往淡马锡初院任教，为期五年半。初院学生多为筛选的中四优秀生，平素勤于学习、钻研，会考年年增值，泰半学生均能报读国大与南大。一九八六年初，我被派往加冷路玛裕中学任教，四年后告老退休。

我已届古稀之年，病弱之躯伴随我渡过平凡、庸碌的四十年岁月。目前，我有充裕的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以弥补过去的一段空白。缅怀过去，瞻望未来，我必须珍惜晚年有限的黄金岁月。

我谨此祝贺同窗旧好安渡四十年的岁月，同时更上一层楼，轻捷地踏上新的长征之路，做个健康、豁达、开朗的老寿星。

(20-10-1999)

第四辑

联欢叙旧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联欢会意义何在？

仲连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唐代诗人贾岛有次到山里探访隐居的友人不遇，心中惆怅，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绝句。

凡是诗都有其“道可道，非常道”的意味。逐句解释这首诗，或是让青少年读这首诗，肯定无法真正体会诗人的心境。南洋大学在1980年遭遇“浩劫”之后，名不存而实已亡。1992年由加拿大多伦多南大校友发起《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广邀同学师长参加，立即获得散布全球各角落的南大校友的认同与支持，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遂成了1955—1980南大校友的新“文化”。旧同学重逢，也不须“松下问童子”，或是“云深不知处”了。

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意义重大，阔别多年的老友同学缘聚，重温昔年云南园旧梦，对南大校友的独特意义可说是与年岁俱长。在这种聚会，笔者认为珍惜同门老友相聚，慎终追始的意义大于一切。在这种场合，实在不宜作具争议性的争论。贾岛到深山访友，相信是为了怀念老友之间的情谊，肯定不会是因为要找他辩论课题，或对他作出何种指示吧。

在这意义下，笔者认为今后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必须简单化，就当是老同学相聚的一个难得的场合。切忌在聚会中争执什么议案，达成何种指标。“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则可，“评点是非，互相攻讦”则万万不可。中国自古以来在新年贺岁时的规矩是：只要对方来拜年，就必须尽释前嫌。同样的精神是否也能实现 在南大校联欢会上？联欢时切莫争议不同的见解，大家都共同缅怀创校先贤及师长的恩泽，共同追忆一生中最多梦想与憧憬的年月，或畅述多年的际遇。这岂非比争议什么南大理大愉快得多吗？

追溯母校南洋大学的诞生，陈六使先生毁家兴办南洋大学，结合当时华人各阶层，从富商到三轮车夫，突破重重困难，建立了中国海外空前绝后的一所华文大学。为的是别让“后世子子孙孙不知谁是父母祖宗”，

“冀希中华文化永如日月星辰之高悬，朗照于新马以至东南亚”，同时实现他“民众大学”的崇高理想。没有这群华人父老对子孙的深切关怀，又那来南洋大学？没有南洋大学，又那来南大校友？没有南大校友，又那来南大校友联欢会？所以联欢会按理不应有任何校友间的争议，但若在联欢会中将陈六使等创校先贤的遗愿置之一旁，恐怕是不伦不类吧？

南洋大学跟华人文化是不可切割的，联欢会的精神也该贯彻华人的传统精神，笔者认为不但前校长黄丽松教授与韩素英教授应列为上宾，所有可能参加的南大师长及当年南大的恩人都该在受邀请之列。

当然时代在变迁，许多课题不谈也不行，每个人都能在联欢会作出建议，但只止于建议而已，一致认同固

然是好事，意见不同也不宜争论，免得联欢会不欢而散。要争论就当另选“良辰吉日”，让有兴趣参与者另行“华山论剑”，而联欢会，就纯粹成其联欢会吧。

有了这种认同，谁也不用担心在联欢会要讲些什么，会遇上什么局面。能如此，南大校友才能真正地体受一个能通往当年云南园的梦幻梯阶；在学友把臂言欢之际，重返“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共唱“当我们同在一起”，同时“遥想公瑾当年，英姿焕发”，何其文采风流？

(3-11-2001)



《联欢会面面观》之一

贵为何

1992年6月26日，留居加拿大的校友在多伦多举办第一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从此以后，联欢会烽火未息，在世界各地举办了七届联欢会。目前，沙巴哥打京那巴鲁的南大校友，正在紧锣密鼓声中，迎接今年6月的第八届全球校友联欢会。

母校被关闭后二十年间，在世界各地举办了多届全球校友联欢会，这是校友会历史上的壮举。南洋大学校友没有辜负新马南洋地区众人的期望，永远爱校，保持着华校的优秀传统精神。

在联欢会上，多年不见的朋友，异地相会，重述友情，回顾过去，展望将来，确实是个难得的盛会。是什么东西把校友联结在一起？单是对母校的缅怀，别的大学校友并没有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的辉煌成就。只有南洋大学的命运，永远连系着关心南洋大学的人士的感情和理想。

1997年，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以“饮水思源”作联欢会主题，纪念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诞辰100周年。接着，温哥华南洋大学校友会也以“跨世纪之南大精神”作为第七届联欢会的主题。根据网页刊载，下列是

前五届联欢会的主题：第一届（多伦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第二届（美里）：复办南大。第三届（巴厘）：发扬南大精神，加强广大校友线网，增加校友对社会之经济效益。第四届（新加坡）：加强校友关系，体现南大精神。第五届（吉隆坡）：加强校友联系，协力续办南大，迎合亚太世纪。

制订各届联欢会的主题，应该尊重筹办当局的决定；回补的主题，会不会切合当时的情况，参加当届联欢会的校友，自然有所体会。编辑过去各届联欢会的主题，排列齐整，形式美观，方便宣传。事实上，那一届联欢会不是抱着南洋大学创校和发展的主体精神去筹办？在参加联欢会的校友中交流着的，难道不是真诚的南洋大学精神？这种没有宣扬出来的实际主题，使参加者感受深刻，直觉领会联欢会的真正意义，正是无声胜有声。

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以“饮水思源”为主题，记念创办人陈六使，出版了《陈六使百年诞记念文集》，为陈六使的功绩，留下历史记载。温哥华以“跨世纪之南大精神”，宣扬“八股精神”，在报章、网页和关心南洋大学事务的人群里，引起众多异议。“饮水思源”，精神可贵；“跨世纪之南大精神”，空洞无味，搞乱了大家的头绪。

来届联欢会的主题，“自力更生，承前启后，迎新世纪”，没有标新立异，容易与“自强不息，力求上进”密切配合。想来主办当局会继承各届联欢会的优越成果，办个值得永远留念的盛会。

(12-1-2002)

《联欢会面面观》之二

贵为何

自从韩素音在第一届联欢会上呼吁再办南洋大学后，几乎每届联欢会都脱离不了关于重办南洋大学的讨论。第一届联欢会出版的《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收集了20多篇关于复校的回响，反映了南大人的一片心声。

新马分家三十多年，政治教育环境，起了巨大变化。复办南大，要在历史与现实中，找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云南园重办大学，恐怕只能是新加坡的国有大学，不会再是一间民间大学。再办南洋大学，怎样才能同时衔接新马两国的不同教育系统？怎样才会对新马以外南洋各地的学子有益？“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的宣言，将会怎样改变？

第一届联欢会后，马来西亚六个南洋大学校友会曾经在1992年9月5日发表联合声明：恳请新加坡政府，续办南洋大学。1997年第六届联欢会前，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曾计划联合全球各个南洋大学校友会，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呈续办南洋大学的建议书。可能是没有得到所有校友会对建议书的一致接纳，据说后来只以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名义呈上。在温哥华联欢会上，马来

亚南洋大学校友会提出：“南大的复办和南大精神的延续，……可以分开来做”。把复办南大和南大精神分开，说明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今后只做不是“复办南大”的“南大精神的延续”工作了。

“南大之友”刊载了一份志明1997年“全球南洋大学校友会”的建议书，会不会是当年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建议书的底稿？网上刊出的建议书是不是经过外界删改？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呈上的文件又是怎样的？整个事情发展的结果如何？有关方面应该向校友解释。现在，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已经组成南大史编撰工委，从事编写《南洋大学校史》，把有关事项公布，可以厘清史实，也可减少各种猜测和误传。

过去，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积极推动“复办南大”，现在宣布“南大的复办和南大精神的延续”分开来做。可以推测，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在复办南大的工作上，进行得不太顺利。为什么不能把看法转变的原因告诉大家？“复办南大”的挫折，不会使校友感到灰心，认定错误的根源，可以更好指引今后的努力。做得光明磊落，校友都会谅解工作的艰难。

不论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遭受怎样的失败，或者犯了什么错误，不能抹杀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为“复办南大”所做过的工作。要延续“南大精神”，本来就可以在各个社会领域里，按照成熟的条件，分头进行；不需要等到第七届联欢会，才发觉“可以分开来做”。

(18-1-2002)

《联欢会面面观》之三

貴为何

以南大精神为主轴的联欢会，开了一届又一届，实际上见不到复办南大的成果，在心理上却促进南大精神的追求。没想到，南大生前，专心兴办民族教育，那想过南大精神。南大死后，反倒有点糊涂了。

有人以为，南大精神，永垂不朽，从精神上着手，南大的“物质”，可能起死回生。还是政治家比较现实，不断指点现社会的局限：“关闭”是见不到痕迹的死刑。聊可安慰的是：精神不死，万代永存。南大精神在那里？耳濡目染的“自强不息，力求上进”，自然很亲切。加上“饮水思源”，记念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的创校先辈，确实不错。“自力更生”与“自强不息”，也十分接近。“跨世纪的南大精神”，变出“八股精神”，倒是新奇的事物。

有人声称，没有南大精神，社会就会有麻烦。有人听了，受宠若惊，赶紧拉进“国家”和“社会”，凑合“八股精神”。说南大精神有“爱国爱民”的成份，谁不相信；说南大精神有“回馈社会”的理想，谁会反对？编造几个新条规，归纳成“爱国爱民，回馈社会的南大精神”，方便有社会地位的人用来统辖别人，转眼间大人物满口都是“南大精神”了。

温哥华的联欢会，要校友认同“八股精神”。如果是原有的南大精神，那里需要去认同？如果不是真正的南大精神，要校友去认同，动机是什么？校友是不是从此就要服从“八股精神”里的新规矩？南洋大学历史时期以后的联欢会，怎能指定校友认同后人的杂牌货？

联欢会要发扬南大精神，应该多关注南洋华教的问题。如果没有兴趣，举办些记念陈六使和其他创建者的活动，也有好处。编纂“八股精神”，远离创业历史，不谈华教存亡，怎会是风吹雨打里熬炼出来的南大精神？

“八股精神”出炉后，“复名南大”跟着来，内定回云南园举行的2005联欢会，会不会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大团圆”？来届联欢会，会不会顺着这条路线，帮着“八股精神”，统率“南大精神”？今后的南大精神，是在南洋大学历史里，经过创业前辈考验出来的华教精神，还是在联欢会里编造认同的“八股精神”？

(25-1-2002)

《联欢会面面观》之四

貴为何

有人问，联欢会是校友会的联欢会，还是校友的联欢会？第一届联欢会，虽然有渥太华南大校友会鼎力支援，但是，当时筹办联欢会的多伦多南大校友，还没有组织校友会，联欢会原本就是由热心的校友合力举办。事实上，联欢会不只是校友的联欢会，而是校友家属和热爱南洋大学的朋友都参加的联欢会。

在美里和巴厘举办的联欢会，是不是由校友会主持，有待查证。新加坡的联欢会，当然由南大毕业生协会主办；吉隆坡、香港和温哥华的联欢会，也有南大校友会主持。来届联欢会，要由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委托沙巴南大校友主办。似乎沙巴南大校友，没有组织校友会，不受校友会委托，就不能主办联欢会。这样，联欢会已经变成校友会属下的活动了。联欢会是不是再开放给亲属和朋友参加呢？如果不的话，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和南洋理工大学学生参加温哥华的联欢会，是不是说联欢会已经把南洋理工大学当成同校了？

不知从那一届联欢会开始，每届联欢会都召开各地代表的闭门会议（有关“各地代表会”的形成，待考）。各地校友会代表受邀参加闭门会议，形成了现今最有权力的全球南大校友的会议。“各地代表会”讨论的事

项，不限于联欢会的事务，诸如南大复校，南大精神，主导网站，都在管辖范围。复准会议记录，只限于出席前届会议的校友。

“各地代表会”通过的议案，好像没有明文规定要不要全球的校友会都赞同。关系密切的校友会代表可能预先考虑过有关事项，个别校友会代表，不知底里，只能发表个人意见。在会议上通过涉及校友会的议案，不见得各个校友会代表都会赞同。因此，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了。

民主的特征，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方便执行议案。但是，民主的执行，还需要有所监督。历来的独裁者，多是先取得“多数人”的赞同，以“合法”的手段走上暴政。因此，不受监督的民主，仍旧不民主。多数人通过的议案，需要受更多人的群体监督。万一发现有所不妥，应该尽早纠正，才能保证民主的效能。

“各地代表会”通过的议案，要不要接受监督呢？复准会议记录，只限于出席前届会议的校友，会不会有些缺陷？涉及校友会的议案，是不是应该经过各个校友会复准？

联欢会以联谊为主，乘兴而来，尽兴而散。联欢会一散，除了来届联欢会主办当局承接筹办联欢会的任务外，其他涉及校友会的议案，要由那些代表负责执行？在新加坡的永久秘书处，是不是执行“各地代表会”议决案的代表？（永久秘书处拥有怎样的职责和权力？）联欢会筹办当局，是不是被授权处理所有的议决案？

个别校友会或者校友群，有意推动一些南大事业，值得加以鼓励。但是，是不是有必要把这些活动决议成

所有校友（或者是校友会）认同的任务呢？“各地代表会”通过的议决案，所有的校友会是不是只准支持，不许反对？“各地代表会”是怎样征询校友会的意见？“各地代表会”又怎样把议决案正式传达给所有的校友？这些都是值得大家认真研究的问题。

(6-2-2002)



《联欢会面面观》之五

贵为何

意见不同，是一种正常现象。有不同的观点，便有所争论；能够找出解决方法，就能有所改进。联欢会怎样改进？目前聆听了“尊重主办联欢会当局”和“以和为贵”两种论点。这些观点好像都很容易了解，只是，它们解决了实际问题吗？

1995在新加坡云南园的联欢会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宣布南洋理工大学简称成“南大”，校友确是“尊重”了举办当局。内定2005年回到云南园举办创校五十年（也是南洋大学关闭25年）记念时，如果再宣布南洋理工大学为“南洋大学”，校友仍旧要“尊重”有关当局。尊重别人的意见，是一种民主作风。赞同或者反对别人的观点，要看情理来决定。因此，南洋理工大学采用“南大”的简称时，大家都明白，那不是南洋大学的“南大”。否则，何必再去搞什么“复名”南大的麻烦事情？

以和为贵，重在和解；和解纷争，必需求同存异。正如商场常见，和解的成果，一般是实力大的一方得利。如果实力较大的一方作风开明，能够接受不同的见解，这种和解真是难能珍贵。如果实力较大的一方，只

求化解纷争，平息辩论，最后的结果便是大鱼吃小鱼。

“和”的结果，有时反把有理的一方压制了。因此，不分是非，只求和解，不是经常可贵的。

邀请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为联欢会的主题演讲者，是怎样“以和为贵”的一件事？除非联欢会主办当局有意为过去的南洋大学搞个复名成为“南洋理工大学”的类似事件，邀请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为联欢会的主题演讲者，不能说是很恰当的。但是，以个人来说，詹道存对待南大校友很友善，接受联欢会邀请到温哥华，没有理由不被欢迎。错误的是联欢会有关当局：请了人，又想在门口把人赶走。联欢会难道看不清情理？为什么不能把它作为一次经验教训？

有关当局是不是应该抱着既往不咎，来者警惕的态度，不让同样的事情在哥打京那巴鲁重演？如果哥打京那巴鲁的联欢会想再邀请南洋理工大学校长为主题演讲者，在“尊重主办联欢会当局”的同时，校友是不是有权批评这种明知故犯的严重错误？用“以和为贵”来制止讨论，是不是想助长错误？

世界各地的校友，乘兴会聚联欢会，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各种不同见解。很多事情，不是两三天的讨论就能够有个头绪，大家应该互相尊重各方的看法，往后再继续讨论。以和为贵，只会制止讨论，保全单方面的见解，不能收取集思广益的效果。校友是应该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还是要用“以和为贵”来取代？

(8-2-2002)

《联欢会面面观》之六

贵为何

温哥华的联欢会通过议案，委任新山南大校友会主持“南大主网”，“主要用以联系全世界各地校友会，并促进商机”，“各地代表都同意分担维持主网的费用”。联欢会通过的是联欢会的网页，还是全世界各地校友会的“主网”？曾经听说有一个“全球南大校友会”，可惜到现在还未正式建立。联欢会是不是取代了这个未成立的“全球南大校友会”，有权委任某个校友会某些任务？“各地代表”是不是被各地校友会授权“同意分担维持主网的费用”？为什么许多校友在联欢会以前都没听过“主网”这一回事？

“南大主网”，在外界传闻为“主导网站”。温哥华联欢会时期，南大校友只有温哥华的国际南大校友联络网（www.nantah.org），新山的南大校友会（www.nantah.com）和渥太华的南大校友会三个网站。温哥华国际南大校友联络网成立历史久，早已拥有一群网页浏览者。由于没有公布的原因，温哥华千禧年联欢会，不用近水楼台的国际南大校友联络网，独自成立另一个网页。千禧年网页不借用国际南大校友联络网的读者群来提高宣传力量，另外采用不同的网址，浏览的人数少之又少。因此，就有了南大各个网站“各自为

政”，“网民要花额外时间探求网址”的言论。

事实上，三个网站不至于完全没有联络。千禧年网页，“各自为政”，怎样会知悉三个网站之间的联系情况？新建的网页，少不了要等待一段时期才会走上轨道，别人可能要“花额外时间探求网址”了。再说，千禧年网页那个固定不换的单页，除了自己几个人，有谁要老是回头浏览内容一样的东西？千禧年联欢会发现自己的网页收效不大后，选上新山的网站来代替，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没有必要把一切责任，数落到当时的三个网站。

据说，当时议决在新山设立“主导网站”，还有个“能够得到南方学院学生支援”的理由。不论是廉价服务还是无偿义务，希望南方学院学生的支援是出自南方学院学生的建议，不是校友驱使对方执行任务。现在，南大校友事业有着成就，经济能力强大，应该在财力方面支援南方学院，至少也应该抱点互惠互利的合作心理。南方学院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好知识，不能误失他们的宝贵学习时光。

目前，槟榔屿、香港和新加坡的校友会都有了自己的网站。议决设立“南大主网”的“各地代表”，要把“主导网站”放到那种地位上？“主导网站”有没有能力“领导”众多新开发的校友会网站？这些新开发网站的校友会有没有委托权力给“南大主网”？将来在新加坡云南园举办联欢会，是不是应该就地取材，利用南大毕业生协会的网页？新山网站的“主导”头衔要怎样处理？

“分担维持主网的费用”的事，是个怎样预算的开

支？分担的办法是按校友会成员人数比例分配，还是各个校友会平均支付？这些细节，是不是应该与校友会商量？“同意分担维持主网的费用”的议案会不会有实效，还得看它有没有一个能让人接受的方案。

有关方面不妨向温哥华联欢会管财政的校友学点经验，把好公家钱财的大关。沙巴的联欢会如果财力充足，不妨自己支付“南大主网”有关沙巴联欢会网页的经费，用实际行动推进“自力更生”的主题。如果财力不足，是不是可以由委任沙巴南大校友举办联欢会的马来亚南大校友会解囊捐助？千禧年特刊在“南大主网”的费用，是不是应该由温哥华有关方面捐助？不然的话，来届“各地代表”的闭门会议，又要怎样复准这个议案呢？

(15-2-2002)

《联欢会面面观》之七

貴為何

参加联欢会的校友，体现的是南大精神。南大精神后面，是南洋华人创业的宏伟一页，也是华教逆境求存的灿烂一页。南洋大学的不平历史，在南大人的心底，烙印着永远磨灭不了的痕迹。参加联欢的校友，不能不谈复校的事，不能不关心华教的发展。

假如事情能够理想化，除了有关联欢会的事务外，联欢会只是高谈阔论，不作议决，联欢会便会少去许多争论。但是，“各地代表会”总要议决一些事项，关心南大事务的人士，似乎也等待着联欢会通过议案。如果能够利用充份时间讨论，如果能够实际的征询广泛校友的意见，如果能够把结论放到所有南大人中去验证，决议形成过程的一些缺点，可以再加补救。反过来说，如果一小组人想用议案去统率全球的南大校友，恐怕多数人都不会接受操纵。

联欢会的“各地代表会”能不能代表校友的真正心声？“各地代表”闭门会议如何确立“各地代表会”的地位？“各地代表会”怎样名正言顺的代表世界各地校友（或者校友会）说话？且看联欢会“各地代表会”今后通过什么议决案。

所有的南大人，都想了解联欢会怎样处理有关南洋

大学的事务。校友口讲“南大精神”，行动有没有脱离南大精神？忘却南大历史的精神，算不算南大精神？没有华教精神的大学，在实质上会不会延续南洋大学？许多基本问题，不能靠标新立异的宣传来取代，南大校友还得再深入考虑有关事务，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有校友这么说，到世界上只剩下一个校友时，希望联欢会仍旧继续举行。校友精神可嘉，实际可行不通。如果南大精神只能留存在一个人身上，那将是一个可悲的日子。南大精神应该回到华文教育的世界，校友应该和广泛的华教人士互相支援。联欢会怎样发展，可以斟酌情况处理。南大精神在华文教育里延续，却是不能让一切南大人失望的深重事业。

作者按：本文是有关联欢会的个人观感，也想记述一点联欢会的侧面事迹。由于不谙内情，不能深入，如果能得到更进一步的资料，以后可能另加改写。个人的想法，不是完全正确，希望正反两面，都有热心的读者指正。能够告知联欢会的有关事务，不只开拓笔者的眼界，也可以为联欢会留下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来信请寄编辑部转交，这里先谢过。

(25-2-2002)

《联欢会面面观》之八

貴为何

第八届联欢会主办当局，寄发了不少英文公函，完全忘记了中文的应用。在发出众多节目海报前，还出现了 Chapter Heads Close Door Meeting 的通知。主办当局大概认为，联欢会是个世界组织，各地代表都属于这个组织的地区分会的首领，一纸通知，属下纷纷应召报到。

实际上，各地代表不是来自那么古老的 Chapter 式样的组织，联欢会想把各地校友团体当作属下分会，那是不顾真实，也不会令人信服。因此，Chapter Heads 应该当成“联欢会巨头”来说。

“联欢会巨头”过去是各地校友的代表，不少代表是在联欢会期间，由出席联欢会的各地校友临时选派。各地代表，讨论和决定来届联欢会的主办校友团体以及有关事项。联欢会一散，各地代表也跟着消失，到下一届联欢会举行时，才会有另一批各地代表出席会议。在两届联欢会举办期间，都是由应届联欢会主办当局处理有关联欢会的事宜。

闭门会议是一种会议形式，为了某种原因，方便会议进行，并没有过于不妥的地方。联欢会过去的闭门会议受到指责，不在于会议的形式，而是会议倾向秘密自

封，决定一些不该是联欢会管辖的事务。权力膨胀时，自然就会引起众人对民主的关注，许多校友开始要求旁听，同时也产生了疑虑的心理。联欢会到底有没有尊重各地校友团体的真正意愿？议决事项是靠势力取胜还是依情理磋商？有关南大事务的议案，是否能代表一万多校友中五成以上校友的观点？议案不能取得众人满意时，是重新妥善考虑，还是由闭门会议“表决”通过，然后迫使大家“认同”？

闭门会议前后有了十年历史，应该发展得更有条理、更有民主和更有实效。主办当局应该考虑个较恰当的开会地点，容许部份参加联欢会的校友旁听。第八届联欢会筹委在临近会议时，通知各地代表和有兴趣参与会议者，得向林源德报名登记，恐怕这不是个好办法。

“联欢会巨头闭门会议”通知，并没有指明是由林源德召集会议，由林源德以联欢会主席的身份来登记出席人员，是不是有着裁决出席会议校友资格的用意？为了让将来的会议能够更透明化，联欢会主办当局，不妨研究订立一些规则，让会议筹办人员按照条例，负责进行登记安排。众人的事，有个公开的遵循办法，好过由主席施权专断。

联欢会主办当局，应该尽早公布各地代表会的议决案，让所有的校友都能够了解有关意义。没有参加该届联欢会的校友，也有个机会了解真象。上万的校友和各界关心人士，也不用从报界东一点、西一把的，依靠不完整的报导，作些不够全面的推断。联欢会不好依赖各地代表传达闭门会议的结果，不少代表都是临时或是非正式派出的，回到各地，只是有机会时才谈谈个人观感

。联欢会没有正式传达会议结果，各地代表也没有传达议决案的依据。联欢会可能以为通过了重大议案，各地校友却觉得从未被征询讨论过有关事项，因此，一些议决案问题多多，不能产生实效。

过去有过“抢办”联欢会的事，大家还觉得是个好现象。近两届竞争主办联欢会，倒使一些校友抱着希望而来，满怀失望而归。竞选主办联欢会，制造胜利与失败者，对谁都无益处。难道不能有个较好的酌商办法？难道只能在闭门会议里争夺？十年来的经验，难道不能建立比较完善的程序，得靠闭门会议临时决断？

只要联欢会继续举行，闭门会议还是会召开的，希望主办当局，尽早筹备，把它发展成一个民主开明的会议。

(15-6-2002)

《联欢会面面观》之九

貴為何

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网页，刊登了2002年6月8日《第八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各地代表会议记录》（下称《记录》）。

《记录》第一项，毕业生协会会长谢万森‘解释有关“全球南大校友会联席会议”及“全球南大校友会永久秘书处”的由来’，对“联席会议”过去的事情，作了解释，也引发了一些疑问。

根据所说，从第一届联欢会开始，就有“各地校友会代表讨论由谁主办下届联欢会的惯例。”，在第三届联欢会上，还召开了第一次“全球南大校友会联席会议”。以后又另外举行了五次“全球南大校友会联席会议”。前后六次会议的地点和日期如下：

第一次：巴厘——1994年6月12日

第二次：新加坡——1995年6月3日

第三次：新加坡——1995年11月10日

第四次：吉隆坡——1996年6月1日

第五次：香港——1997年12月21日

第六次：温哥华——2000年6月16日

从时间和地点来看，第三次联席会议是在联欢会期

外召开的会议。第一、二届联欢会中各地代表的会商，不算是“全球南大校友会联席会议”。至于第三至第七届联欢会间的各地代表会议，是定名成“全球南大校友会联席会议”呢？还是另有“各地代表会议”存在？《记录》里没有明确讲清。这份《记录》，也没有说明被它记录的“各地代表会议”是不是“全球南大校友会联席会议”。

除了参加过“全球南大校友会联席会议”的校友会代表，其他校友恐怕不知道“全球南大校友会联席会议”的底细。除了公布出来有关联欢会的事项，一般校友也不清楚联席会议有无其他决议。了解真象的校友，如果能够把“全球南大校友会联席会议”和“各地代表会议”的相互关系说明清楚，或者有助大家的认识。

《记录》里的解释，隐约地指出了“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的性质。“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已经从不是很明朗的校友联欢会，按“惯例”成为校友会的联欢会，不算是一般校友的联欢会。虽然出席“各地代表会议”者，包括没有成立校友会的各地代表，也有不代表校友会的各地代表，但是，“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仍是以校友会为主的联欢会。没有校友会或是不代表校友会的代表，可以当作是酝酿中或者是未来的校友会代表。南大校友联欢会，可以说是南大校友会的校友的联欢会。

《记录》第四项，新山代表许国荣提议 nantah.com “不再作为各地校友会的主网”，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成立南大主网和“各地校友会代表”（？）同意分担维

持主网费用的事，不能算是仔细考虑过的议案。众多校友会，都没能成立个“主会”。这个“主网”，是要起领导校友会的作用，还是受那一个校友会领导？谁的“主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难辨清楚的疑题。

当香港南洋大学校友会和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先后建立了网站以后，“主网”与各个校友会网站的主从关系，更难分清。有心发展校友会网页工作的校友，不如协助槟榔屿南大校友会，更好开展它们的网页。nantah.com 的《历史馆》，如果能够刊上《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的资料，也会锦上添花。如果被用作校友间争执的工具，恐怕很难树立一个公正的“主网”形象。

《记录》第六项，“与会代表一致通过，第九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由槟城南大校友会主办”。“抢办”联欢会，终于有个圆满的解决方案，值得我们衷心祝贺！

(2-11-2002)

联欢会与叙旧会

黄为何

有些校友认为，母校已经被关闭，“联欢”用词不当，另取“叙旧”代替。也有校友认为，过去用惯“联欢”的名称，应该保留，不得更改。

除了追逐名誉地位者外，参加联欢会的校友，多数是要会见老同学和老朋友，“叙旧”的成分很浓。“联欢”与“叙旧”，差别不大。相对来说，“南洋理工大学”改名“南洋大学”，报上文章不少，却不能向新、马和南洋一带华人，讲明白两间大学的文化，存在着那些相同地方。

实际上，一些校友会和毕业生协会，已经把联欢会的名称提到原则性的高度。因此，当主办当局把名称改回“联欢会”时，吉隆坡校友会才“组团参加”。毕业生协会呢，还得拭目以待。

今年槟城这一届联欢会，举办日期曾经引起争议。某校友会的秘书，声言联欢会一向都在6月举行，1997年香港联欢会在12月举行，是由于香港回归中国的关系。言下之意，联欢会不准在12月举行。

据悉，有关方面决定联欢会的举办日期，也有顾虑“政治不明朗”的因素。回顾过去举办联欢会的日期，第一届联欢会的日期，并不适合一些新加坡的校友，第

四届联欢会的日期，也不能配合一些国外的校友。但是，大家都是尊重举办当局的安排，没有特别争议。

联欢会的举办日期，应当配合当地的校友，才能把联欢会办好。11月至12月间，正值新马地区学校最长的假期，这是筹备联欢会的有利条件。预订在2005年庆祝创校50周年的联欢会，并不需要限制其他校友会不能在12月举办联欢会。

自从第七届联欢会开始，邀请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出席联欢会，是个争论性的课题。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并非南洋大学校长，出席联欢会，除了演讲和声明外，没见到什么有关南洋大学的实际建树。但是，毕业生协会有一千左右会员，容易号召两、三百名会员出席联欢会，阵容浩大，形成邀请南洋理工大学校长的雄厚王牌。这一届联欢会，会不会在临近举办日期，再度发挥王牌作用，也得拭目以待。

有关联欢会的议论，直接和间接都和“复名”的主张有关。为了使建校50周年庆祝会变成“复名”大会，吸引更多校友参与，便有了许多顾忌。“复名”推行了十多年，取得“南洋理工大学改为南洋大学是有可能的”的声明。南洋理工大学毕竟是一间英语文化传统的大学，有关“复名”的决策，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去考虑。“复名”的争论，只能产生“窝里斗”的局面。

举办联欢会，应该做些有益中华文化教育的实际工作。维持“复名”心态，等待十年后，“再来考虑复名的问题”，不是新、马和南洋一带华社的意愿。

(14-11-2004)

联欢会的“庆典”

半言

第九届全球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已经圆满结束。南洋大学关闭24年后，世界各地的校友和家属云集槟榔屿，交流生活现况，重叙校园旧情，正是“舟浮沧海，情系南园”。

联欢会前，“复名”闹得激烈。校友间的争执，造成感情上的严重分裂。终于，“复名”被判十年“缓行”。“复名”者大失所望，不认同“复名”者也觉得惊奇。有人认为某某人“回心转意”，要乘势捧场，随波推浪。但是，猜测的理论，可能与当事人想法回异，跌破眼镜后，还得自圆其说。名人政事，且待它盖棺定论；华文文化教育，盼望能摆脱个人恩怨，开展正大的出路。

据说，槟城联欢会的各地代表会会议，议决在2005年6月18日举行“创校”50周年“庆典”。各地代表会会议记录，至今还未公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网站已经通告：“全球十几个南洋大学校友会将于同一天在各自地区同时举行母校创校五十周年庆典晚宴”；报章也报导：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会长“希望校友都记得这重大的日子”。

各地校友会在联欢会前，大体不知道会讨论“庆典”的事项，“决议”传达下来，各地校友会只能考虑“认同”。规定全球各地校友会同日举行“庆典”，是不是“复名”不成后的反应？选定6月18日这一“重大的日子”，不解释内中意义，全球的多数校友都只能各别推测。

联欢会里的校友会代表会，本是决定下一届联欢会的主办当局的会议。其他关系各地校友会的议案，不经过各地校友会分别讨论就形成“决议”，是否恰当？

比如说，在温哥华第七届联欢会上，代表会通过“委任马来西亚新山南大校友会主持‘南大主网’……各校友会代表都同意分担维持主网的费用。”接着，在沙巴第八届联欢会上，代表会通过“新山南大校友会的网站”，“不再作为各地校友会的主网”。显然，代表“都”同意分担费用的决议，不尽是各校友会都认同的决议。不受认同的决议，不但行不通，反而助长校友间的争执。

南大毕业生协会原订今年要大事庆祝南洋理工大学“复名”。“复名”宣告展延后，把“庆典”移到云园南园以外，可能是“形势造成”。南大校友会突然要在同一天举办“庆典”，反映的或者是一些“复名”者的心态。（据说，取消今年的联欢会是由于“要在短短半年，再从世界各地齐聚一起有困难”。会议记录未公布，“要在短短半年”，由各地校友会在同一天举办“庆典”，难道没有困难？）

各个校友会举行母校的创办“庆典”，为什么各个

校友会不分别讨论，让校友认清“庆典”的意义？“庆典”的日期，与母校的创办日期，到底有没有关系？

不论怎样“庆祝”，南大人都不会忘记南洋大学在1980年关闭。保留着真心，创校也好，开课也好，有无“庆典”，不伤大雅。南大校友千万要认真看待南洋大学的史实，切莫让自己的欲望改写过去的历史。

(22-2-2005)

附注：南洋大学的一些重要历史日期

1953年2月20日 南洋大学正式定名。

1953年4月7日 · 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发表南洋大学创立宣言。

1953年5月5日 · 南洋大学在公司法令下注册为“南洋大学有限公司”。

1953年7月26日 陈六使主持南洋大学校址动土典礼。

1955年6月15日 南洋大学先修班开始上课。

1956年3月15日 南洋大学举行开学仪式。第一届学生，开始注册入学。

1958年3月30日 新加坡总督顾德氏（Sir William Goode）主持南洋大学举行校舍落成典礼。

1980年8月16日 南洋大学举行第二十一届毕业典礼，从此走入历史。

各届全球校友联欢会举办日期。

- 1992年6月26日 第一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
- 1993年6月8日 第二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东马来西亚（Miri）举行。（相隔1年）
- 1994年6月11日 第三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印尼巴厘（Bali）举行。（相隔1年）
- 1995年5月31日 第四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新加坡云南园举行。（相隔1年）
- 1996年5月31日 第五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相隔1年）
- 1997年12月20日 第六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香港举行。（相隔1年半）
- 2000年6月16日 第七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加拿大温哥华（Vancouver）举行。（相隔2年半）
- 2002年6月7日 第八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沙巴州亚庇（Kota Kinabalu）举行。（相隔2年）
- 2004年12月10日 第九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在槟榔屿举行。（相隔2年半）
- 2006年 第十届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将在澳洲墨尔本举行。

编后语

岳衡

南洋大学虽然只有短短25年的历史，然而它却是一间宣扬中华文化，具有崇高使命感的最高学府。

大家都知道，一间大学办得成功与否，不在于它那宏伟壮观的建筑物，也不在于它那美奂美轮的设备，而是在于它那超卓优越的教育素质，和它所栽培出来的大学生，对国家社会及人群所作出的贡献。观诸南大校友今日在全球各地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已经可以肯定：当年的南大的确是一所成功的大学！

具有崇高使命感的南洋大学既然已经消逝，就让后人永远缅怀和追思，无需再“独具匠心”地提出“南大复名”的倡议，因为南大的历史只有一部，我们必须保留其完完整整的历史真面目！

本书所收集的文章，是一批南大校友为爱护南大母校，维护真理而撰写的评论文字，虽然部分作者的文笔并非一流；但他们关怀南大的赤子之心，流露无遗，他们“冷眼对窗忆南大，热肠挥笔写文章”，对有关方面倡议“南大复名”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坚决反对“南大复名”的精辟见解，都毫无保留地记载下来，这是历史的见证，让全体南大校友及社会人士充分了解：真正的南大历史只有一部！

非常感激王枝木学士为本书写序，多伦多南大校友业余网站编辑吴怡华校友提供大部分文章，朱永安校友协助出版，以及大马的李万千和陈颂光两位校友拔笔助阵，增光不少，在此一并致以万分谢意。

《南大历史只有一部》

编 者 : 岳衡
出 版 : 霹雳文艺研究会
协助出版 : 朱永安 (大学商科工管教授)
吴怡华 (加拿大多伦多南大校友
业余网站编辑)
发 行 :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
SENI LUKIS PERAK**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ama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Malaysia
初 版 : 2005年6月8日
定 价 : 西马 RM 20.00
东马 RM 22.00



《南大历史只有一部》

编 者 : 岳衡

出 版 : 霹雳文艺研究会

协助出版 : 朱永安 (大学商科工管教授)
吴怡华 (加拿大多伦多南大校友
业余网站编辑)

国际书号 : ISBN 983-41002-1-3

发 行 : 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
SENI LUKIS PERAK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31400 Ipoh, Perak, Malaysia.

承 印 : 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Co.No.: 95590-V)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Malaysia.

初 版 : 2005 年 6 月 8 日

再 版 : 2006 年 9 月 9 日

定 价 : RM20.00

ISBN 983-41002-1-3



9 789834 100216



本书收集的文章，是一批南大校友为爱护母校，维护真理而撰写的评论，他们关怀南大的赤子之心，流露无遗，他们“冷眼对窗忆南大，热肠挥笔写文章”，对有关方面倡议“南大复名”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坚决反对“南大复名”的精辟见解，都毫无保留地记载下来，这是历史的见証！值得全体南大校友及社会人士一读。